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

又 5
2075



大日本中醫學史

卷上

又伊B
2075
/

門文信
編 207
卷 1-2



日本岡本監輔箸

明治三十九年一月
小村俊三氏寄贈

大日本書
覽先賢考

武林王同畧



光緒廿七年閏
導社校訂新鐫

先覺志序

韋庵先生年嚮七十。挾其書遨遊東南。及武林。訪余於林伯穎大令家。袖出二書。一曰鍊鞭。一曰日本先覺志。鍊鞭主針砭世士。志則傳其本國之先覺。嗚呼。先生之志偉矣。夫日本力反幕府舊轍。獲有今日者。類皆二三君子決脰。洞腹。伏鑽。潤鑊。以萬死不倖之節。倔強於刑獄。前顛後踵。左撲右躍。攬翳焚穢。化荆棘爲夷坦。遂日臻於文明。此蓋東亞嚮治之先聲。黃種復古之上烈也。吾舊讀渡邊華山傳。深以其人智數武能。爲不世出之產。乃一心爲國。竟以死繼。吾讀

其獄中與人書。至於淚下。而志獨無。特於佐久間象山傳中偶見其名而已。嗚乎。志中諸君。其心固皆華山之心。志雖不傳華山。而華山之散見於各傳者。人皆華山耳。余海濱羈客。一心戀吾皇帝。如戀父母。宗旨實與東瀛尊王諸君子合。然吾華民智已大開。如火山之已發。不可遏抑。將來復古之望。尤必同吾兄弟之國。共臻於治。則吾之序此書。卽復古之左券也。韋庵愛我。並愛吾國。其亦掀髯而笑。許爲知言耶。

大清國光緒二十七年五月東越林紆序

大日本中興先覺誌序

我大日本自明治中興以來。僅僅三十餘年。國勢駸駸上進。如旭日自東而升。雖藉祖宗在天之靈。降鑒啟迪。然非忠勇志士先後奔走禦侮。焉得遽至於此哉。當時開港鎖國之論。徧乎天下。人人憂憤。不能自禁。諸藩倡開港者。率歸和戎。言鎖國者。皆主攘夷。及後和戎者。與佐幕合。攘夷者。與尊皇合。尊皇佐幕。兩黨軋轢。而佐幕之不可勝尊皇。猶子之不可勝父。故幕府俄然奉還大政。皇室俄然回復古道。攘夷變爲和親。天地否變爲地天泰也。攘夷之說。大反人情。而

尊皇之勢。不得從外人所請受其簸弄。則彼憂世保
民者。不得不出于此。乃知攘夷者。所以救開港之失
而奏中興之功。能全獨立自主之權者也。蓋各藩異
論爭競。皆爲君國起見。欲禦外侮。遂顧大義。忽小節。
連合爲一。以奉至尊。莫非神祖威德鎮護。其機一發。
不可沮遏。以能保合大和。蔽惑不辨而祛。嫌隙不解。
而消積年紛紛開鎖之論。一朝泯於無形也。當時予
著中興論有言。宜開長崎橫濱箱館三港。以適外人
之願。然後漸及諸港。其間專修我內政。察彼情俗。蓋
是事理易見。決不可避者。而世人莫之顧者焉。巷議

囂然鼎沸。專主尊攘。不欲毫釐依人。忽致大政復古。
振七百餘年之墜緒。猶富家翁按典地券。討索使海
外萬國之人。遽望日章颺空。感歎不息。而持節講和
之使。無敢悍然抗異議者也。余竊有慨於此。敘維新
間人物事蹟。詳其巔末。欲使人知所奮興。適從而平
居尙志。不敢失墜。命之曰中興先覺誌。烏呼。誰知我
大日本。見今文化。發乎數千年前神聖之大德。而成
於忠勇志士奮激殉難之力。有類排雲霧仰天日乎
哉。

明治三十四年辛丑第五月阿波岡本監輔撰

凡例

此書紀明治中興事業。從編年法。造端於率先者。次第編述。自德川公景山。至岩倉三條二公。得三十五人。二公爲中興元勳。克始有終。與諸人列而任最後者。代諸人告成功之意云爾。

行文間或稱姓名。或字號。不畝一例。率從世人平生稱謂。不必拘。而凡姓名字號。其旁施單直地名雙直。使讀者一見了然。言行精要處施圈點。所以冀人細省也。

此篇所載三十五人。而附錄者甚多。其人多出於天

保年間。與子前後。其事亦係予所見聞。而後生撰述之書。亦不下數十百部。如殉難錄。其最也。予於此等書。考證筆錄頗勞。竊謂諸人紀傳。未有如此之確者也。

目次

卷上

- | | |
|-------|-------|
| 德川公齊昭 | 藤田東湖 |
| 梁川星巖 | 藤森天山 |
| 佐久間象山 | 堀田正睦 |
| 島津公齊彬 | 西鄉隆盛 |
| 僧月照 | 僧月性 |
| 梅田雲濱 | 賴三樹三郎 |
| 橋本左內 | 吉田松蔭 |
| 金子孫二郎 | 大橋訥菴 |

堀利熙

以上十七人

卷下

宮部鼎藏

眞木和泉

平野二郎

有馬新七

中山公子忠光

川上彌一

清水精一郎

武田耕雲齋

久阪元瑞

高杉晉作

月形洗藏

野村望東

駒井躋菴

武市瑞山

坂本龍馬

大村益次郎

岩山公具視

三條公實美

以上十八人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卷上

德川公齊昭武。大日本前岡本監輔撰。

我國家明治維新之業。自為古今萬國所未曾有。雖云祖宗英靈使然。抑亦勤王諸臣與有力焉。若德川公齊昭出于義公之裔。尊王遺傳成性。聰明英毅。絕倫。有藤田一正相澤正志等輔導。所以能為諸臣嚆矢。功名赫赫。傳千載而不朽也。歟。公字子信。幼稱敬三郎。號景山。水戶藩主德川公治紀第三子也。母外山氏。以寬政十二年三月十二日生。公于江戶小石

川邸年甫四歲舉止既如成人一日告父曰兒不欲
爲乳母所育願以士人代之乃命近臣二人爲之傅
是歲始讀孝經明年作國詩九歲講銃鎗等未幾窺
其蘊奧稍長每日發射小銃千彈以爲課業嘗與近
臣競走一日行二十餘里畧無疲困色十七父薨哀
悼不已心喪三年不聽音樂三十兄齊修公薨公襲
封叙從三位任左近衛中將尋任參議進權中納言
首釐革藩政沙汰冗吏正經界省稅歛命諸臣每歲
環甲謁藩祖義公廟屢田獵以演習隊伍曰是居治
不忘亂之法也天保十一年庚子上皇崩獻議幕府

請修山陵獻資厚葬幕府不省上書朝廷請復上占
謚法廷議從之上謚曰光格天皇十二年設弘道館
自禮樂射御劍槍銃砲至算數醫術之類分課教授
常親臨視以獎勵之子弟學業大進是歲幕府傳令
列藩嚴海防公大喜命工鑄造大砲屢試屢敗乃自
指畫之終得製巨砲恐銅材不給將徵寺院梵鐘以
充其料或陳其不可公曰昔在松平信綱鑄佛像以
爲錢時人無非之者况以梵鐘鑄大砲乎夫佛以濟
度羣生自任今鑄大砲者在保護國民卽所以濟度
羣生也遂命封內鑄造之約可百門既成乃廢弓槍

卷上
二
編制砲銃諸隊盡倣泰西新式名曰太極陣公銳意攘夷而其所爲如此蓋在探長捨短幕府疑其有異志弘化五年五月命罷其職幽諸駒籠邸時年四十有五公在幽禮服端坐終日不變至禮服弊不敢更其肅幕府如此嘉永六年癸丑美國使節伯爾理率兵艦入浦賀港呈國書請互市幕議紛紛不決閣老阿部正弘素與公善於是遣人諮之公陳其策獻大砲七十門請供防海之用天下皆服其先見正弘勸幕府召公參議事公辭正弘自至駒籠強請公固辭起入室正弘兀坐不退至夜公感激乃諾之是爲六

月八日先是公又欲造巨艦請之幕府幕府以其祖宗所禁不敢聽請製第二等艦見聽因命船工造之號曰朝日丸自是以後船禁漸弛諸侯稍獲造巨艦公之參幕政也盛陳開港不可幕府不聽而延接美人公憤懣請罷幕府慰諭再三且曰苟有所見牙參建議安政二年乙卯八月幕府再召公參大議既而將軍家定罹疾五年六月疾病大會侯伯于城中議嗣時公第八子慶喜襲一橋氏拜刑部卿既長有聲望尾張侯權中納言德川慶恕越前侯近衛中將松平慶永等皆屬望焉欲立爲嗣勸之公公意亦在此

同聲陳說。大老掃部頭井伊直弼排之曰。紀伊宰相家茂爲將軍從弟。其性聰敏。可以爲嗣。公曰。家茂非不聰敏。然其齡僅十二歲耳。當此內外多事之時。而立幼主。非策之得者也。慶喜才過家茂。其年亦長。宜以爲嗣。慶恕慶永等咸自傍贊之。直弼抗辨不已。公將見將軍言之。直弼陳疾篤。不敢通。公激怒欲斬之。直弼亦按劍而進。閣老間部詮勝急走來曰。將軍召直弼。扶入內殿。不復出。公殺氣衝冠而退。怏怏不樂。坐俟時變。七月四日。家定薨。直弼擁立家茂。以田安侯松平慶賴爲之傅。直弼意在擅權。及家茂立。禡公

及慶恕慶永等職而禁錮之。且禁慶喜牙參。物議囂然鼎沸。公不堪憂憤。陰發使者訴朝廷。請其裁可。初朝廷聞幕府與美國訂條約。怒曰。專斷大事。以書奏之。其慢甚矣。會公卿諮議。將召三家與大老問之。直弼奏曰。水尾二侯有罪。閉居紀侯猶幼。臣鞅掌政務。不能上京。將命老中間部詮勝西上。幸賜諮問。朝廷得報益怒。上一日謂羣臣曰。我國開關以來。未嘗受外人侮辱。及朕躬。乃有之。是朕不德所致。今欲雪之。而幕府不奉行。朕無辭告祖宗。當讓位賢者以謝其罪。悄然大息。左右恐惶固諫。上曰。如何則可。前內大

臣三條實萬嘗接諸藩士。聞其所說。知水藩可寄。乃謹對曰。敕強藩輔將軍與列侯協商行事。則無不濟矣。水戶中納言齊昭。現任副將軍。唱攘夷忤幕府。屏居於國。其子一橋慶喜材幹過人。今下敕齊昭。齊昭必喜奉命。及公請攘夷。上大然之。八月八日將發敕書。召九條忠尚。忠尚陰與幕吏通款。稱疾不朝。左大臣近衛忠灑。右大臣鷹司輔熙。及三條實萬等共奉敕。敕曰。幕府向奏與美國訂約。出於一時不得已。將使間部詮勝上京。以聞。母乃與前合廣詢諸侯者相反乎。違朝命。忽國事。縱無外國之釁。猶恐百度弛廢。

乃欲召三家大老。使朝幕協和。設口實不敢朝。今特命卿遵奉朝旨。宜與大老老中三卿列侯妥議。以輔將軍禦外侮。又敕三家忠誠憂國。朕所依賴。以齊昭班在各藩上。故特敕之。使告朕旨。既而水戶藩京都留守居鷓飼幸吉奉敕書至水戶。齊昭以爲敕書不由宗家。奉之恐失禮讓。會九條尚忠報幕府曰。敕書下水藩。出於藩人強請。非朝廷意也。直弼聞之大喜。使間部詮勝言於水戶曰。詮勝將不日西上。請秘敕書勿公。九月詮勝西上。奏請將軍任官。併將具奏內外大事。館本能寺稱病不朝。使町奉行岡部前常捕

志士黨水戶者。檻致江戶。黜縉紳言攘夷者。說九條忠尚曰。齊昭參幕政。與阿部勢州等協議。與美國通好。今唱攘夷。歸罪幕府者。欲立己子一橋刑部爲將軍。已專國政耳。朝廷若恤德川氏。則請速正位號。尙忠然之。奏請敘家茂正三位。拜征夷大將軍。右近衛大將源氏長者淳和將學兩院別當。明年六月幕府召公讓之曰。奏私見請密勅。使微者奉之。其罪大矣。乃處永禁錮。又幽閉其二子慶篤慶喜及土佐侍從山內豐信。宇和島侍從伊達宗城等。斬鴉飼某及安島某等。天下聞之。莫不戰慄。志士切齒扼腕。皆欲啖

直弼肉。七年三月三日大風雪。水戶藩士等十七人襲直弼於櫻田門外而刺之。天下稱快。後公患胸痛。歲餘癒。旣而復發。然公性豪邁。飲啖自若。萬延元年庚申八月十五日。夜開觀月宴。招諸公子。諸公子退。遽召重臣遺言。是夜三更晏然而薨。享年六十有一。私謚曰烈公。嘗上疏曰。造三檣。洋船數百。千艘鑄大砲數百萬門。許天下僧徒蓄妻肉食。使習武技。供防禦。又嘗虞北邊防禦。獻書于幕府曰。蝦夷之地。北接俄羅斯。西隣滿州。爲我北門鎖鑰。如遇俄人蠶食他日。隱憂難測。請得其地爲封地。躬親臨之。開拓長靖。

北方事終不聽。文久二年，朝廷追賞其忠節，贈從二位大納言。明治二年，又詔加贈從一位。公率先天下，以鼓舞勤王之士，足爲國家之柱石。假使其當將軍之任，則可以輝皇威於海表，而雄飛宇內。卽不然，稍聽其所言，銳意進取，開拓北邊，則足以籠絡天下之遊士，而創新大邑，爲萬里長城矣。屢經蹉跌，徒貽空言。其謂之何乎？然使德川氏後世，恭順謝罪，以保其宗廟，不受外人關涉，以免臣民肝腦塗地，使天下之志士豪傑，不忍忘九世之仇，百年之計者，實公之遺訓餘風使之然也。豈不韙哉。

藤田東湖

德川公齊昭網羅奇才異能之士，舉世稱其得人。而其言行卓偉，尤能動人者，莫如藤田東湖也。東湖名彪，字斌卿，稱虎之助。東湖其號。其先出參議小野篁之裔。父一正，號幽谷，稱次郎左衛門。家世業商。至一正始仕水戶藩，爲彰考館總裁。母丹氏，東湖幼而奇穎。年十四，從父如江戶，見龜田鵬齋、太田錦城諸子，而不甚喜讀書，專攻武技，學劍於岡田十松，比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大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詩賦文章，一揮乃成，而辭理

明暢。他人雖精思不能及也。文政七年甲申美艦抵常陸。剽掠民家。一正慨然命東湖往殲之。曰我唯有汝一子耳。然汝殺夷賊。從容就官。請自裁。則吾願足矣。東湖急結束至。則幕吏給薪水去。東湖扼腕切齒者久之。時年十九。尋喪父。襲其祿一百石。二十四攝彰考館總裁。立於先輩諸子之上。心不自安。寄書總裁。青。山。子。世。請。罷。職。且。陳。館。中。五。弊。曰。心。術。不。正。者。不。宜。預。館。職。曰。正。人。實。學。不。宜。廢。棄。曰。攝。職。之。選。不。宜。在。彪。曰。史。業。督。責。不。宜。迫。蹙。曰。虛。文。粉。飾。不。宜。助。長。堂。堂。五。千。言。文。出。士。大。夫。傳。誦。震。動。一。時。方。藩。主。

齊修公疾篤。繼嗣未定。憤激赴江戶。周旋甚力。公薨。弟齊昭公襲職。三遷至側用人。眷遇至渥。弘化元年甲辰。幕府命公傳位世子慶篤。東湖獲罪。幽居小梅別墅。益奮勵。和文文山正氣歌。以暢豪懷。其辭曰。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秀為不二嶽。巍巍聳千秋。注為大瀛水。洋洋環八洲。發為萬朶櫻。眾芳難與儔。凝為百鍊鐵。銳利可割鑿。蓋臣皆熊羆。武夫盡好仇。神州孰君臨。萬古仰天。皇風洽六合。明德侔太陽。不世無污隆。正氣時放光。乃參大連議。侃侃排瞿曇。乃助明主斷。燄燄焚伽藍。中郎嘗用。

之宗社磐石安清丸嘗用之妖僧肝膽寒忽揮龍
口劍虜使頭足分忽起西海颶怒濤殲胡氛志賀
月明夜陽爲鳳輦巡芳野戰酣日又代帝子屯或
投鎌倉窟憂憤正愼愼或伴櫻井驛遺訓何慙慙
或守伏見城一身當萬軍或殉天目山幽囚不忘
君承平二百歲斯氣常護伸然當其鬱屈生四十
七人乃知人雖亡英靈未嘗泯長在天地間凜然
敘彝倫孰能扶持之卓立東海濱忠誠尊皇室孝
敬事天神修文兼奮武誓欲清胡塵一朝天步艱
邦君身先淪頑鈍不知機罪戾及孤臣孤臣困葛

藁君冤向誰陳孤子遠墳墓何以報先親荏苒二
周星獨有斯氣隨嗟予雖萬死豈忍與汝離屈伸
付天地生死又何疑生當雪君冤復見張四維死
爲忠義鬼極天護皇基

學者誦之一時偏乎天下使人頓生勤王之念矣居
三年見赦歸鄉著常陸帶回天時史等書勸藩主尊
崇天朝輔翼幕府拓開邊陲種殖人民反覆辨論以
雪齊昭公冤世人歎服來請教者填門嘉永六年幕
府起公諮議防海策公召東湖復原職總督學政藩
主慶篤親書誠之進三字賜之使爲通稱安政乙卯

冬十月地大震。小石川藩邸屋宇傾覆。東湖旣免。見母入防火。復入掖。母走出。大厦轉覆。投母于外。母纔免。而身壓死。時年五十。訃至京師。天皇悼惜焉。東湖狀貌魁岸。眼光射人。性豪爽清快。事君慷慨。每遇大節。無所畏避。嘗應土佐侯山內容堂招。抵其邸。容堂問時務。東湖低聲應曰。我藩爲三家之一。未能如之何而已。如異姓諸侯。以謀叛爲第一良策。容堂笑曰。誠之進亦大言乎。其豪宕可想也已。我國自有霸府七百餘年。能言尊王者。唯有水府義公。子孫相承。至景山公尤著稱。而東湖輔佐之。專明大義。正人心。其

功偉矣。人或議其矯枉過直。所以激成他日黨派之禍。殊不知天使東湖等挫幕吏之凶焰。保恭順之大節。莫非國家他日之福也。

梁川星巖

德川氏末年。學者輩出。文教大振。而一心至誠憂國。不能自禁者。推梁川星巖。藤滕天山等爲稱首。其人言思承前開後。爲功不細矣。梁川星巖名孟緯。字公圖。稱新十郎。星巖其號。美濃國安八郡曾根村人也。父曰稻津長考。幼從花溪寺大隨和尚受教。年甫十二。侍父疾。看護不怠。及沒。悲泣廢寢食。隣里莫不感。

賞十五慨然有四方之志。讓家于弟。改姓曰梁川。東遊從古賀精里山本北山學。入王子村金輪寺。攻苦十年。識見高遠。嗜詩如命。其婦景婉亦解吟哦。夫妻相攜。歷遊四方。抵鎮西探地形。販入京。與賴山陽貫名海屋等締交親善。天保五年甲午。賃廢地于江戶玉池。結茅屋。開詩社。曰玉池吟社。與大窪詩佛菊池五山等相唱和。生徒日進。名聲四騁。弘化二年乙巳。忽售之西歸。人問其故。不言。強叩之。乃曰。江戶民物富庶。人口且五百萬。而其食多海運所輸。如有英夷連巨艦列大礮闖關。房相之間。則五百萬生靈饑餓。

在且夕。吾徒無用游民。不如速去。以減人物也。其實在不欲踏林子平高野長英等遭難之覆轍云。遂去。棲遲于京城東北鴨川上。扁其室曰鴨沂小隱。焚香讀書。優優自得。有古逸民之風。其詩取材於漢魏。運以唐宋明清諸家之長。而寄托深婉。皆期乎裨補世道人心。嘉安間外艦屢至。幕府多失政。星巖憂之。見乎詩章。及朝廷下別勅于水戶藩。鞅掌盡力。又與薩摩西鄉隆盛肥後橫井小楠等屢議密事。戊午秋。閣老間部詮勝奉命上京。將收捕尊攘諸子。聞之。竊慨歎。星巖嘗與詮勝相識。因欲諫之。作詩二十五首以

譏切時弊。有言云。

當年乃祖氣憑陵。叱咤風雲捲地興。今日不能除。外。覺。征。夷。二。字。是。虛。稱。

小。籌。大。策。漫。紛。紛。一。舉。誰。能。掃。海。氛。聖。慮。焦。思。無。晝。夜。微。臣。爭。不。効。忠。勤。

勢。孤。大。樹。支。難。得。運。去。萬。牛。挽。不。回。欲。壽。國。家。真。命。脉。只。須。竭。力。拔。羣。材。

既罹疾。是秋九月二日遂歿。享年七十。及諸子就縛。幕吏謂星巖爲巨魁。數其罪。收景婉下獄。乃訊鞠之。景婉夷然對曰。良人男子也。豈洩國家機密于婦女。

子。乎。縱。令。洩。之。安。得。爲。人。妻。而。白。其。夫。罪。案。乎。不。復。言。吏。未。如。之。何。遂。釋。之。實。星。巖。歿。後。三。日。事。云。星。巖。容。貌。清。臞。如。不。勝。衣。者。顴。骨。聳。峙。眼。光。射。人。性。澹。泊。不。拘。于。物。嘗。在。北。山。塾。放。蕩。不。羈。負。債。數。十。金。債。主。急。督。之。星。巖。不。知。策。所。出。自。剪。髻。與。之。爲。僧。以。謝。自。是。號。曰。詩。禪。晚。年。潛。心。道。學。折。衷。于。王。陽。明。劉。念。臺。出。入。乎。邵。康。節。陳。白。沙。大。有。所。悟。入。著。春。雷。餘。響。自。警。編。云。要。之。憂。國。正。氣。至。老。益。勁。道。溢。于。詩。篇。聳。動。後。進。極。偉。一。時。詩。家。奉。爲。泰。斗。不。亦。宜。乎。景。婉。亦。有。丈。夫。之。氣。不。辱。其。夫。可。尚。也。已。藤。森。天。山。詩。品。殆。與。

星巖匹而論策則過之。未知其氣節何如也。當時有羽倉簡堂安井息軒鹽谷岩陰諸人皆豪邁競論建而其詩則不及二人遠矣。余知息軒不識天山岩陰而及見星巖簡堂謂之髦老不欲煩黷至今爲遺憾。

藤森天山

藤森太雅字淳風。通稱恭助。號弘庵。後更天山。江戶人。其先出自信州諏訪神祠大祝。父曰義正。仕小松藩主一柳侯。娶堀越氏生天山。天山岐嶷夙成。常慨然憂天下之事。弱冠承父後爲右筆。兼世子侍讀。論事過激。忤執政。致仕去。聚教生徒。賃書板本草藁以

自給焉。天保甲午。土浦侯聘爲賓師。委以學政。旋兼治郡。爲俗吏忌。謝病去。侯尙給廩米三口。弘化丁未。飯江戶事教授。弟子常數十百人。侯伯諮詢政事。嘉永癸丑。美艦來請互市。頗恣驕傲。天山憤激。著海防備論二卷。水府烈公聞其名。傳旨建白時務。天山乃著芻言六卷上之。公擊節稱之。至於手筆批點要處。常置之座右。欲聘以充顧問。使藤田東湖說之。天山不欲事二君。固辭。公益賢之。給廩米十口。安政四年丁巳。遊京師。與梁川孟緯賴醇僧月照等款語。遂經播州抵兩備。再上京。去如伊勢。主松坂人世古格太

郎家格太郎仕紀藩稱用達家富好學出入公卿間嘗問天山以外國事天山曰幕府專主和議然當竟及一戰我軍不利則必復將議和也處之頗難矣今人皆言戰未爲上乘可戰之機在於前年今已後其機則不得不通好也顧當設之界限不許踰越耳某欲著交易事宜一卷異日讀之則知其詳矣若有和議破及干戈自我先動則曲在我自彼先動則曲在彼非使曲歸彼則決不可戰也戊午歲坐內救下水藩見逮者甚眾十月八日天山就上野凌雲院講書市尹廳胥吏來圍其家入書齋搜羅手簡日記等而

去僕人走來報急去過三枚橋胥吏來擁至市廳市尹池田某親責問之無事實可徵而罷明年二月再召之於評定所覆實尋後屢召之難詰不息天山初俯首而聽至此昂然怒形於面手按膝曰不知之事附之不知雖屢承諮問更何答乎市尹以爲無禮命投監倉倉中非類充滿有倉長稱名主驅使囚徒不異牛馬名主素聽天山名稱先生延之上座尊敬猶事師獄中素禁用筆墨而陰索之且多出紙以請寫字天山欣然執筆終日無倦名主告天山謀出獄乃使宣言曰大雅臥病殆危吏聞之命出獄療養人皆

感其德義動人。而其在獄也。適暑甚。一夜名主命囚徒侍枕邊持團扇扇之。反爲冷氣冒。歸家大發邪熱。云。七月復召之評定所。聽其卧竹夔子。上加禮服就對。當責問。伏而對。其聲遠達隔壁。人感其英氣不屈。十月二十七日罪案讞。評定所傳命。三奉行列坐。其文曰。報紀伊藩用達世古格太郎書稱。此般勅書有關東人言其眞譌未確者。格太郎示之水戶藩家人。鵜飼某某又示之鷹司氏家司小林某。其意在促關東遵奉勅旨。近乎搖人心釀禍亂。且當糾問初。稱絕不知。至後有斯事。前後所答齟齬。不似爲人師範者。

其於公甚無禮也。由是處中追放。中追放則不得入武藏一國。而下總國行德驛有相識。因徙住二年。其名益盛。入門受教者日眾。適卧病。至壬戌十月。漸危篤。幕府特赦歸江戶。遂寓于長子脩藏家于本鄉。至八日遂不起。年六十四。天山身材魁梧。龐眉大耳。顏如渥丹。而藹然和氣。使人心醉。學長經濟。其文章得諸長野豐山。又周旋於柴碧海古賀侗菴諸賢之間。而益有得焉。詩亦古雅雄壯。又善筆札。行草最優。予常所推服者。其人憂國發乎至誠。絕無虛矯之風。矯激之行。其論外事亦莫不確實穩當也。水藩君臣得

斯人以爲謀主則其非暴虎馮河者亦可知矣。

佐久間象山

嘉安中言開港者數家。世人多咎之。而其學識深閎。能爲後進領袖者有若渡邊華山。佐久間象山。象山名啓字子明。稱修理。象山其號。其先出自高望王。居安房國。佐久間莊。因爲氏。後爲信州長沼城主。元祿中坐事藩除。其族某仕松代藩。傳至國美。稱一學。號神溪。通文武。尤精易學。是爲象山父。象山生而穎異。旣長。毫邁不羣。慷慨憂國。尤留心海防。藩主眞田幸貫聰慧宏量。善用人。深愛象山。擢爲近侍。給資使游

學。其母送至郊外。戒之曰。汝勤學進德。則雖在千里。猶在膝下也。苟不然而與俗輩伍。非吾兒也。象山感泣。抵江戶。受業林述齋。佐藤一齋。旁與渡邊華山。坪井信道等交結。研究洋籍。修其銃砲兵制。及築城造艦諸技。嘗創意製迅發銃。裝彈之捷。三倍於西洋舊銃。人服其精妙。諸藩鑄造銃礮。多仿象山云。天保末年。挈家復至江戶。下帷木挽坊。諸藩士來學者日眾。遊相房。歷覽沿海要衝。曰。從來防海。皆不得法。尤屬贅物。嘉永六年癸丑夏。美艦八隻。駛入浦賀。將入江戶。上下洶洶。幕吏川路聖謨。深服其先見云。安政紀

元甲寅春。美艦復至。突入橫濱。藩主奉命警衛。象山參軍議提兵在橫濱。不寐者七日夜。幕府將開伊豆國下田港。爲互市場。象山謂下田天險。不可使外人據。此開下田。未如開橫濱也。寄書藤田東湖。建白水藩。說外國奉行堀利。瀨大陳其不可。事遂寢。六月。門人吉田松蔭。陰謀航美國。象山密授計。事敗被逮。其行李中有象山詩。往年送松蔭之長崎者也。詩曰。之子有靈骨。久厭蹙蹙羣。奮衣萬里道。心事未語人。雖則不語人。忖度或有因。送行出郭門。孤鶴橫秋旻。環海何茫茫。五洲自作鄰。周遊究形勢。一見

超百聞。知者貴投機。歸來須及辰。

象山亦坐此下獄。著省警錄。九月。幕府更幽象山于松代。諸藩志士來請教。砲術者漸多。或勸謝絕之。象山曰。學期報國。而吾絕之以挫其銳氣。可乎。卽有禍害及身。亦命也。於我何有。文久二年壬戌十二月。幕府特釋象山。禁錮。自得罪至此。約經九年。始見宥。蓋因長侯盡力云。元治紀元甲子春。將軍德川家茂。召象山於京師。時攘夷之說盛起。處士橫暴殊甚。而象山獨盛唱開港說。家人門生皆危之。而尼其行。象山曰。再有徵命。不可辭也。子等愛余乎。愛國乎。若愛國。

則勿止余此行。豈不知開港不行乎。今日爲國家畫長計。捨我而其誰也。縱令爲此殞命。他日必有從我。說者。門人吞淚而別。既至。奉命管視浪華砲臺。請聘洋人。不允。會少將嶋津久光在京。命其臣高崎兵部就象山諮時務。久光說與象山合。象山欣然欲共成天下事。而攘夷之論方盛。久光不得志。將歸國。患象山罹奇禍。令兵部諭象山。象山感激攬淚曰。某持此論。既二十餘年。暴白天下。雖死不能易也。兵部長嘆而去。尋西鄉隆盛。又來問時事。將死之其藩終不果。既而聞水戶藩士入京。乞攘夷詔。愕然將上書。陳其

利害。懷書詣山階親王邸。途過木屋坊。爲客刺殺。客則肥後藩士。臨死自首懺悔云。先是木戶孝允等亦恐其遭害。勸歸不聽。終及禍。是爲七月十一日。年五十四。象山爲人。容貌魁梧。面頗長。軀幹殆入尺。眼光炯炯射人。不可仰視。嘗奉親王旨。草勅諭。皆主開港。排攘夷。有言一戰以鼓舞士氣。烈則烈矣。抑兵凶戰危。死生存亡係焉。一旦兵連禍結。將措宗社。生靈於何地乎。其見卓矣。其受禍若與渡邊華山等出一轍者。豈不悲哉。華山平生以國人不諳外事爲憂。著書諷之。莫不剴切懇到。遂爲小人所誣陷以死。天下冤

卷一
之象山目擊其事。曾不回顧。視一死猶販家。非知命者。豈能之乎。開港之說。與大政復古而行。謂之象山等力。誰其容異議乎哉。

堀田正睦

幕人主張開港。而不失其正者。有若堀田正睦。世人或咎之。可謂冤已。堀田正睦。下總國佐倉城主也。初名正篤。文政八年乙酉四月。始謁大將軍德川家齊。敘從五位下。稱相摸守。十二年拜奏者番。天保五年甲午。進寺社奉行。更稱備中守。八年遷大坂城代。敘從四位下。而未赴任。爲西城老中。任侍從。十二年入

爲老中。十四年罷。班溜間格。安政元年甲寅。進班溜間。二年乙卯。入爲老中。班第一位。領外國事。先是三年。美國大統領。使其水師提督伯再理。來請通好。物情騷然。幕府告其臣僚。及大小侯伯。上言可否。正睦主開港。極論和戰利害。我國自幕府下令。申嚴海禁以來。殊邦船舶。不窺海岸者。二百餘年。而其來訂和好。寔在正睦執政時。而今日朝廷敷文明之化。亦基于此矣。四年。美國使哈利斯來。正睦接見。哈利斯陳上帝一視同仁。四海兄弟之義。請置特派公使于江戶。大行互市。正睦乃建議。欲使哈利斯入呈國書。假

定通交章程。頒布天下。問其所欲言。水戶前中納言首執異議。土佐守山內豐信亦論其不可。於是士人儒生橫議滿巷。幕府病之。使正睦上京。奏請其事。正睦奉命。見關白九條氏。因上言曰。方今萬國雄峙。稱帝稱王。猶漢土春秋戰國。及我足利氏末年。孰能一之。合則兄弟。離則寇讐。喜則羹合。怒則糜沸。治亂之機。其所關至大。不止一國一方。故離則不得不戰。合則不得。不和。合離之決。和戰所在。未有立乎離合和戰之外。而獨自大自尊者也。如清國自大自尊。終呈近日敗狀。可見已。我邦四周大海。當其衝路。而獨斥

絕之。使其不得停泊。則萬國交惡之。而其相疾相讐者。皆集於我矣。其禍豈小少哉。上帝子愛斯民。四海皆兄弟也。兄弟相依而動。乃無不吉。兄弟相讐而動。斯無不凶。方今宇內萬國。德醜力齊。莫能相越。爲之君者。去彼我之見。循均敵之禮。使聘問遺之數。士商往來之便。監吏駐劄之宜。彼此無不相當。推己及人。取於人。以爲善。積而大之。擴而充之。則宇內之廣。萬國之眾。相合歸於一體。亦不甚難也。陛下持自大自尊之心。則禍敗如彼。就兄弟相依之義。則功效如此。然則今日和好安知非他日爲萬國盟主。混一宇內。

之。基乎。且夫神州剖判以來。皇統一系。非如彼朝秦夕漢。而土壤肥沃。物貨豐殖。俗厚人樸。重義敬上。天心所向。可知矣。陛下何疑不決。何顧不行。辭氣懇款。感動聖聽。詔下諸卿議。諸卿固執不可。既使傳奏官傳旨。正睦復諫其不可。而異論滿廷。牢不可拔。上召正睦厚賜之。使東飯。命侯伯再議。又敕諭將軍。擇其宗賢且長者爲儲貳。意在刑部卿一橋慶喜。諸侯亦多屬意。正睦大然之。既而東飯會并伊直弼新爲大老。議建儲不協。正睦曰。方今國家多事。非賢且長者不可。直弼曰。制馭天下。自有祖宗制度。何事乎長。其

意屬紀伊公子慶福。眾附和而從之。正睦吁嗟。不敢復與爭。直弼此議。出于將軍家定。遵據舊章。欲立親者。當其未就職時。見正睦談及建儲。謂立年長嫌乎。促君退隱。與廢立無異。故及爲大老。斷然固執不動。以必死自任。而正睦無奈之何云。時哈里斯既持約章。刻期印署。而諸侯再議。未及輯諧。正睦察勢不可緩。乃稟行之。居無何罷。班帝鑑問。自是後不復言此事。自號見山。嗜音樂。耽和歌。諷詠自娛。而尊攘之說轉盛。追議其妄。斷外交大事。禁錮於家。文久三年癸亥。與英人生隙。都下人心洶洶。荷擔而立。正睦寢病。

請屏居其邑。佐倉。明年元治紀元三月二十一日卒。享年五十有五。二十九日命釋禁錮。發喪葬城東甚大寺。謚曰文明正睦。讀書領大意。尚實踐。尤用心藩政。教藩子弟。有不達一藝者。輒減其祿。建成德書院于城外。設聖堂。春秋釋奠。命藩士有才學者。講究西洋諸學。開演武塲。習銃戰。鑄巨砲。修養老典。創種痘法。封內民口。大增殖云。其人識見卓越一代。謚曰文明。固非虛稱。據釋奠聖廟。修養老典。決非心醉西說崇拜外人者。其爲廊廟大器可知矣。先是阿部伊勢守正弘爲老中。嘆國人不通外國事情。慨不能用德

川景山悲已菲。才當大任。其用心固有足多者焉。正睦承之主張開國固其所也。井伊氏安藤氏因此不改。亦豈無所見哉。鎖國陋制。不得不變。而曾無政術拓開人心。鼓舞士氣。專欲以威力壓之。是其所以一敗塗地也。正睦識見絕出同儕。而時論往往咎之。意其政術尙有未盡者歟。萬人之警警。莫非愛國精神。唯有一誠。則足以了之。身當大任。而駕馭之。雖使一世游學外國。拓開邊疆。可矣。其間徐接外客。聞其所請。而我眾所不安者。不輒聽。或諭外人相安於無事。有敢侵侮者。從眾捍禦。其又何不可之有。爲政不知

出於此。豈不惜夫。

島津公齊彬

開鎖之說。冠絕一代。能厲士臣。同寅協和。奉公以肇。維新之功者。推島津公齊彬爲第一。公稱薩摩守。大隅守兼宰相。從三位島津齊興之男也。幼稱邦丸。後改三郎。文化六年己巳。四月二十八日。生于江戶芝區藩邸。文政七年甲申。始謁大將軍德川家齊。敘從四位。稱兵庫頭。家齊賜偏名曰齊彬。時年十六。九年十一月。娶一橋齊敦長女。天保五年甲午正月。任少將。二月始就封。十四年四月。改稱豐後守。翌年三月。

改修理大夫。弘化三年丙午六月。法蘭西兵艦抵琉球那霸港。代父皈藩探察。嘉永四年辛亥。襲封安政五年戊午七月。病疫奄逝。享年五十。葬于城北玉龍山福昌寺先塋。文久三年癸亥十二月。贈中納言從三位。建神祠于城西南泉院址。號照國大明神。明治二年己巳十一月。贈從一位。十五年。列別格官幣社。公性聰明有膽略。久在儲位。父逝後。視藩政僅八年。而革宿弊。破陋習。尊奉天朝。輔翼幕府。其功甚偉。夙諳海外事情。知鎖國不可固守。而恐其輕舉。以致國辱。欲定琉球爲外國折衝之地。以緩其進入內地。徐

徐開國。嘆皇室式微。務招四方英俊。明大義正名分。嘉永六年。皇居災。公命近臣上京。就近衛氏候天機。獻金數千兩。以風幕府。微服入京。拜覽皇居。際微雨。不脫笠笠而跪地上。講防海法。大造砲艦。無兵法醫術。工藝文學。皆取外國所長。以補我所短。憤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擅威權。將率兵入京。以決諸藩去就。以定天下之大勢。安政五年。會諸臣拜讀宸翰。振起士氣。益鍊兵甲。弘化乙巳。以來。所鑄大砲。約七百九十。九門。裝置諸海岸各處。砲臺及京坂藩邸等。尋薨。公識見卓越。羣侯所以志士勃興。効力維新。號曰照國。

豈虛言哉。其制敵于外者。尤為良計。當時外侮實自邊疆。如琉球柯太是也。徒國內不平之徒。當折衝禦侮之任。庶幾不暇。紛紛開鎖之爭。而足以伸國威于海外矣。使剛悍男兒。憤懣以死。而猶恐其不盡。是幕府之所以終乎不振。而至今國威不旺也歟。

西鄉隆盛

島津公齊彬之志業。粗成乎西鄉隆盛之手。而隆盛躬破之。可歎也已。隆盛鹿兒島藩士也。稱吉之助。號南洲。父曰吉藏。其先蓋出菊池武光。資性剛毅。容貌魁偉。少好文武。仕齊彬公。公謂之大器。不問有過。年

卷一
三
二十二三。抵江戶官藩邸。往來水戶。居藤田東湖塾。東湖嘗語人曰。他日繼我志者。獨有此少年男兒耳。水戶人嘗請其書。乃大書曰。一寸英心。敵萬夫。嘉永中。在京師。與清水寺僧月照親善。安政五年戊午朝。廷將下勅書於水戶藩。近衛關白欲使月照先報之。月照欲遣隆盛。不肯。強之。乃諾。至水戶。事不成而還。時幕府逮捕勤王志士甚急。近衛公使月照避難。隆盛與海江田武次護月照。轎深夜出京。遂走薩摩。薩藩憚幕府。諭意隆盛。送出日州關外。十月十五日夜。半隆盛旅裝訪月照於客舍。致藩命。月照曰。吾離此

地一步。必爲幕吏所捕。有死而已矣。隆盛乃携酒饌上舟。藩廳令與力某護送其船。泊御舟浦。時大月中。天。清朗如晝。酒酣慷慨悲憤。月照書歌示隆盛。隆盛視畢懷之。浦上有心岳寺。藩主先瑩在焉。隆盛呼月照至舫頭。月照向寺一拜。隆盛乃從後抱之投海。一舟盡驚。急搜海中。則隆盛兩手抱月照。堅不可釈。上岸。熱火温屍。間一夕。隆盛蘇。月照遂不活。藩乃流隆盛於大島。以避物議。隆盛得譴。流竄大島者。至是前後三次。因自改稱大島三右衛門。居二年。藩主召還參議事。隆盛抗論。旁若無人。君側用事者惡之。再流

沖永良島。至元治紀元甲子赦還。復參機密。時三條公等奔在筑州。幕府將幽諸大坂。隆盛百方營救。事得寢。諸藩勤王之士亦依隆盛免禍者甚眾云。明年慶應紀元。幕府再起征長之兵。先是薩兵擊長。多獲其良。既而悔之。欲連合諸藩以扶翼皇室。禮俘囚而還之。至此潛遣使與長和謀。倒幕府。而幕府未之知也。遂至告大敗。三年十二月。朝廷大會。議隆盛爲參議。戊辰春。皇師東下。爲參謀入品川。勝安房見之。陳慶喜恭順之旨。請停師。安房與隆盛有舊。陳謝甚力。隆盛徵謝罪表信之効。安房曰。期明日致牙城。隆盛

從之。於是置總督府于江戶。與長門藩士大村益次郎共掌軍事。既而北征。北地悉平。賊兵奔蝦夷。隆盛又往討之。到則賊徒皆降。明治二年己巳。朝廷賞其功。賜祿二千石。四年。敘正三位。任參議。六月。任陸軍大將。兼參議。五年。任陸軍元帥。兼近衛都督。六年十月。征韓論起。隆盛主征韓。三條公奏之。敕將發而公病作不朝。岩倉右府及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並持不可。論奏甚力。事竟寢。隆盛辭職。飯國逍遙吟哦。如遺世者。辭賞典祿。弗聽。乃用之建設私學。資書生數人。留學歐美。修月照墓祭之名。望愈高。當佐賀山

口之變。私學校徒皆欲應之。隆盛謂篠原國幹等曰。卿等狂乎。事忽息。十年一月。隆盛在大隅國高山私學校徒襲彈藥製造所取之。捕警視官中原尙雄等二十人。誣以刺客。作服罪書示隆盛。勸舉兵。詰問政府。隆盛投袂而起。部署眾而出。入肥後圍熊本城。城將谷干城等善拒。不能拔。朝廷褫隆盛官位。發令海陸並進伐之。隆盛棄熊本而退。官軍破之于保田窪。于人吉于延岡城。八月隆盛走保熊田村。與桐野利秋等數十人踰絕險衝圍而逃。入鹿兒島據守城山。官軍自諸道齊進。九月二十四日薄城。四面合擊。隆

盛乘竹輿將徙岩崎谷壘。飛丸中其腰。大呼曰。唉已矣。別府新助走來刎之。時年五十有五。於是桐野以下皆斃。兵卒潰散。自始叛。殆半歲。據城山二十餘日矣。其在城山也。穿坑崖下。以避彈丸。常在其中圍棋吟咏。從容如平日。其胸中有閑日月可想焉。鹿兒島縣令岩村通俊葬隆盛等屍于淨光明寺樹墓表。士民行香火者。陸續不絕。隆盛嘗在江戶陣營。夏夜熱甚。蚊羣如雷。與士卒伍操業。身纏毛布。橫臥檐端。不敢就室內。安卧。辭職在故山。一日入炙鰻店。食鰻飯。及出投金十圓。主人謝其過分。隆盛從容曰。兵兒粗

卷上
暴必苦。卿等雖不足償。乞受之。勿疑其獲人心。非無故也。膽壯而略粗。不能因眾信已。大伸征韓之志。以答先君之知遇。豈不惜哉。明治二年。余官開拓。盛陳北征之說。使僚屬掘基。見隆盛言。余志基薩人。余所推薦者也。隆盛謂身赴北海。爲萬里長城。余聞之喜。往訪。遇其亡。未暇再訪而去。方其舉兵抗難。余主筆。兵事新聞。爲陳三策。登錄紙上。謂上策。須拉部下壯士。直航朝鮮。席卷八道。誅其亂民。勸王與我連合。爲一。與清人提携。爲兄弟。進抵東北。逐俄人于柯太跨。黑龍。鼓行而西。以請罪于朝廷。仰其處分。卽遇朝廷。

呼已爲賊。以追討之。身首異所。亦不愧爲偉丈夫。欲以示隆盛。俾改圖。終不能達。至今爲遺憾。老友蒲生子。闇著近世偉人傳。敘隆盛。閱清人鄧子貞讀之。評曰。南洲有丈夫之氣。無英雄之略。是則然矣。然清人有丈夫之氣者。不能多見。而具有英雄之略者。果有其人否。不得不責之於子貞也。今者俄人南進。如火焚原。而我與清國。無一人爲長城者。豈不悲夫。噫。僧月照。我國僧侶。効身君國者。莫非祖宗遺訓使然。而亦能達釋氏濟度之說者也。如月照。月性不其然乎。月照

於西鄉隆盛。殆所謂同功一體者矣。月照初名宗久。稱久丸。大坂人。玉井鼎齋長男也。鼎齋稱宗江。以醫爲業。文政十年。携宗久詣清水寺成就院。托其住持藏海上人爲僧。時年十五。剃髮曰忍鎧。爲人慷慨重氣節。天保六年乙未。年二十有四。代師住持其寺。改名忍向。號月照。嘉永七年甲寅春。讓寺職於弟信海。歷游東北諸國。以窺諸藩動靜。皈京寓高臺寺春光院。廣接四方志士。稱和歌會。出入諸公卿門。或捐私財。保庇志士。安政四年丁巳冬。美艦泊浦賀港。天下洵洵先帝深憂之。月照嘗在東福寺山莊。斷火食。祈

攘夷。左大臣近衛忠熙深嘉其志。命在清水寺祈誓。月照大喜。謂清水寺喧騷。遣信海于高野修法。天皇聞之。勅授神鏡寶劍。以禳妖氛。月照益感激。凝精誠。修秘法。天皇賞其誠忠。至賜御書御衣。及天皇下別勅于水戶藩。月照百方盡心。與左府老女村岡謀。自後門出入。及志士就縛。左府命避禍薩摩。九月十日。月照乃與西鄉隆盛。海江田信義等同發京。告隆盛等曰。有敵來迫者。斬之勿疑。至伏見。捕吏果追及。見隆盛等載月照于轎。護衛而往。不敢迫。聞島津侯稅駕下關。買舟而發。十月朔達下關。則侯旣飯國。因投

白石正一郎家。以其厚遇勤王志士也。隆盛告月照。至筑前留。俟已告其主來迎。聞幕吏追踪甚急。乃去。至博多。隱于北條右門家。又去。至上坐郡大庭村。入竹內五百都家。遇福岡藩士平野二郎等來勸潛行。改名靜溪院鑿水。偽裝道士。下筑後川。經久留米。至薩摩市來關。關吏誰何。不得入。轉取迂路。十月八日。達鹿兒島。訪隆盛。會薩侯齊彬病薨。執政島津豐後等。務媚幕府。勢不可如何。相對而哭。隆盛托月照等于其所知僧。居數日。捕吏又至。十五日夜將半。隆盛遽訪月照寓。月照與二郎出葶接之。隆盛眼光如炬。

長大息而坐。憂憤之色顯于面眉。月照察之。命二郎入厨煎茶。隆盛乃謂月照曰。幕府命福岡藩捕師與國臣。福岡捕吏來探市街。參政諭旨。使至日向避之。月照曰。吁。我知之矣。日州我死所也。予頭已托子之一劍。苟死同志之手。死無遺憾矣。隆盛曰。不使師獨死也。告二郎避難。艤舟于御舟浦。時大月霽朗。銀波蕩漾。開宴吟賞。隆盛曰。今日之談。不可涉慷慨。酒酣。月照書和歌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與月照出船頭。相抱投海。國臣等大驚。急命舟子拯之。隆盛幸蘇。而月照則不可救矣。隆盛夾囊中。有月照國詩曰。

大君能為爾波何加惜加良牟薩摩能瀨門爾身
波沉無登毛

月照死時年四十六葬於薩東林禪寺是為安政五年幕府捕信海訊鞠信海毫無屈色極口罵詈時政無所忌憚明年三月病死于獄中年三十九云月照投海之辭一讀使人悲憤不息何其壯也聞月照學國詩於近衛公登其門籍又善詩其逸題云報國之時時則然與君把臂稍怡顏感恩一滴丈夫淚期灑三千世界間其讀橫濱會盟載書云

辱莫辱於城下盟廟堂諸老若為情東溟難洗墨夷勅日本國王遵奉名我雖方外亦王臣敵愾心期靖虜塵不分滿庭當局者講和潤色太平春人評其正氣凜然不似方外人殊不知佛法如此方能成其為佛也

僧月性

月性者周防國大島郡遠崎村明圓寺住僧也字知圓為人佯狂憂國嘗讀泰西史知西班牙以天主教誘呱哇人遂奪其國慨然揮淚曰彼得民心有此教

而已。我亦宜以宗教固結我民。每說法。寓尊攘意。言
言懇惻。聲淚俱下。庶民感激。翕然趨之。聽者常數百
千人。聲名噪于遠邇。號海防僧。安政三年丙辰。本願
寺法主。召月性給俸錢。置之東山別院。嘗與賴三樹
飲於月波樓。醉後慷慨說法。陳尊攘意。三樹等皆泣
矣。梅田雲濱與月性交善。一日談及紀伊海備。告月
性。往說其藩。月性至和歌山。藩老久野某迎見。大嘉
其說。歎稱曰。以方外人杞憂如此。吾輩肉食。豈無忸
怩乎。當是時。幕府方墾蝦夷。命本願寺主遣其徒往
教導居民。月性膺其選。將往不果。居一年辭。皈喪母

哀痛親作狀。悲泣淋漓。讀者垂淚。五年春。月性暴病
而死。年四十二。月性狀貌魁梧。好酒善詩。自號清狂。
蓋取諸陸游詩。酒清狂二十年之句。歷游四方。與天
下名士交。一時有名儒家。皆作文貽之。時論比之靈
一浩然。其少時出鄉也。題壁曰。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死不還。埋骨豈期墳
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
平生土木形骸。破衲敝履。頭如栗壳。旅舍人往往認
爲越獄人。拒之。或戲擬之。剃刀輒掩頭。逃匿如嬰兒。
性恢弘。擲金如土。與人議論不合。奮袂叱咤。狀如夜

又云。月性防海之志。深達釋氏之旨者也。余獨恨其
不與志士同赴蝦夷。假令幕府諸吏有遠慮於此。以
鼓舞一世。則月性等諸人。將爭先奮前。沿海防禦嚴
修。而開鎖之權在我。天下又何有不可爲之事哉。

梅田雲濱

嘉安之間。儒生在京師唱大義者。推梅田雲濱。賴三
樹三郎等爲巨擘。雲濱名定明。字義質。稱源次郎。雲
濱其號。若狹人。世仕小濱藩。父曰矢部重介。雲濱其
第二子。父本姓梅田氏。爲矢部某義子。故改焉。幼而
好學。天資豪爽。嘗抵江戶。入林大學頭門。八年。與藤

森天山佐久間象山藤田東湖等親善。年三十餘。下
帷京師。時藩侯爲京都所司代。召之講書。禮頗倨。雲
濱辭使者曰。以舊臣使役之。雖抱關擊柝。不敢奉承
乎。若欲迎師聞道。則其禮不可忽。諸使者再三來。召
之。竟不起。自謂。吾爲藩士。故接此不快。若處士則安
矣。自是不帶雙刀。甘心放廢。或難其無禮於君。笑曰。
此雲濱之所以爲雲濱也。君等焉得知之。日夕會友
縱飲。召妓助興。散財如土芥。私計窘甚。質錢滿沒。妻
子歎訴不聽。曰。心大則百物通。旣而游長門。與高杉
晉作僧月性等交善。大唱尊攘。安政元年甲寅九月。

俄艦入大坂港。請詣朝貴。人心洶洶。謀逐之。十津川處士會議。推雲濱爲帥。雲濱投袂而起。時妻病泣。尼其行。歎曰。以家事廢國事。吾不能也。賦詩曰。妻卧病牀。兒叫饑。挺身直欲攘戎夷。今朝死別兼生別。唯有皇天后土知。

會俄艦去。飯家則妻已死矣。尋有各國兵艦。窺武相海岸。頗慢侮。朝廷命幕府急攘之。幕府不聽。益唱開港。雲濱憤甚。乃與山科出雲守。豐鳴太宰少貳。小林民部權大輔。高橋兵部權大輔。若松木工頭。春日讚岐守。森寺因幡守。丹羽豐前守。田中河內介。飯田左

馬。伊丹藏人。三國大學。宇喜多一蕙。梁川星巖。賴三樹。池內陶所。及成就院。月照。妙圓寺。信海等。密議將奉朝旨。果義舉。有橋本左內。清川八郎。安積五郎等。自江戶來。贊其議。安島帶刀。日下部伊三次。飯泉喜內。藤森弘菴等。在江戶爲應援。雲濱建議。宜莫如推水戶藩前中納言。德川齊昭爲帥。眾然之。告青蓮院。栗田宮。及左大臣近衛忠熙。右大臣鷹司輔熙。內大臣三條實萬。大納言久我建通。大納言一條實良。大納言中山忠能等。密奏。先是幕府元老井伊直弼。遣其臣長野主膳于京師。說關白九條忠尙。變攘夷勅。

主膳聞志士建議大驚。報諸直弼。直弼將捕志士。命主膳陰索其黨。會尾張越前諸藩主密議。欲立齊昭七子。刑部卿一橋慶喜爲將軍。儲嗣奉朝旨。決大局。使橋本左內日下部伊三次等奏之。二人告之。小林民部大輔。民部感喜。乃與雲濱三樹。星巖陶所等謀。鞅掌竭力。朝廷傳內旨於齊昭。輔翼慶喜。直弼聞之。遽納紀藩主德川家茂爲將軍。嗣益肆其所欲。五年三月。命閣老間部詮勝上京。稱候天機。獻金帛于諸公卿。十月。遂使町奉行岡部前常等。捕志士二十餘人。雲濱亦在其中。又命所司代酒井忠義奏請幽青。

蓮院及公卿數人。十二月。檻致雲濱三樹等三十餘人于江戶。雲濱在小倉藩邸獄。幕吏謂曰。汝欲托尊攘滅幕府。必有主使者。雲濱夷然曰。吾生知尊攘大義耳。不知其他也。吏考訊百方。或使坐圓木上。膝上積石。至肉裂骨碎。體無完膚。而終不易其言。吏與藥看護。終獲不死。明年九月十四日。遂瘦死于獄中。年四十四。嗚呼雲濱丈夫哉。安政中。余在京師。寓池內氏數月而去。當時雲濱聲望。不及陶所遠甚。蓋其學行。不滿人意也。假令雲濱無事而死。安得有後世之名。以今言之。當時儒流與雲濱競榮者。果有幾人。雲

濱之學而如此。豈非以其一死報國乎。予於雲濱有感焉。明治初。余辱柯太之任。遇俄人侵侮。苟使予死于彼地乎。其功名決不在雲濱之下矣。予嫌其涉過激。甘爲淮陰胯下之態。可勝歎哉。

賴三樹三郎

賴三樹三郎。名醇。字子春。三樹三郎其稱。號鴨崖。又號古狂生。賴山陽第三子也。山陽名襄。字子成。稱久太郎。山陽其號。安藝儒官。賴惟寬春水之子。年十八入尾藤二州門。後抵京師。下帷二條木屋坊。教育弟子。常歎名教不振。士氣惰頹。以詩文諷世。著日本外

史及政記等。讚列聖之盛德。難武將之專橫。使大義浸潤人心。舉國勤王。慷慨其有功于中興。甚大。先歿數日。其門人大雅堂義亮。至請畫像。畫成。乃自題之曰。身偃一室。而心關百世。得失不恤。已鹽齏而憂人家國。嗟是何物迂拙男兒耶。雖然。焉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乎。其自任之壯。可想也。山陽才學出于天資。而加以琢切不厭。嘗曰。謂我才子者。未知我者也。謂我刻苦者。真知我者也。三樹自幼穎悟。山陽殊鍾愛焉。山陽歿。爲母所育。年十七。遊浪華。入後藤松陰門。松陰。山陽高足弟子也。明年抵江戶。入昌平

卷五
翼。從佐藤一齋學。爲人傲慢不羈。好使酒。嘗賞花于東叡山。見堂宇莊嚴。罵其僭越。手推石燈而倒之。友人留之。乃曰。汝亦黨賊乎。拔刀逐之。守門卒來縛之。與錢纔免。如此者數回。遂爲學僚所逐。去遊奧羽北越。抵松前。詳蝦夷之地形。見海防不修。慨然去。飯京嘗飲于圓山。與池內陶所論韓愈藍關詩不合。起唾陶所面。陶所怒將扑之。三樹拔刀邀之。陶所亦拔刀。座客狼狽。或止之纔息。三樹拔刀。亦未嘗傷人。世謂之貓尾。譏其輕佻無爲也。及嘉永癸丑。美人來浦賀幕府。措置失當。乃大唱尊攘。改醉罵之。舊習深沈。着

實。殆若別人。見諸侯多贖糧食。以謂京師之地。常仰他州米穀。一旦緩急。運輸不通。與同志謀將購粟數萬石。以備非常。爲幕吏沮而止。尋與志士謀傳攘夷。勅于水戶。幕吏惡之。捕下獄。尋檻致江戶。吏屢召之。鞠其狀。三樹曰。背朝旨者。謂之賊。臣我承庭訓。志存尊攘。當今之世。不講尊攘之策者。是國家奸賊。夷狄醜奴也。吾不欲爲國賊醜奴耳。其他毫無與知。言頗激。遂被斬。臨刑殊從容。賦詩曰。
排雲手欲掃妖彗。失腳墮來江戶城。井底癡蛙過。憂慮天邊大月缺。光明身歸鼎鑊家。無信夢斬鯨。

鯢劍有聲。風雨他年苔石面。誰題日本古狂生。
是爲安政六年己未十月七日。享年三十有五。時棄
其屍於小塚原。大橋訥菴陰使人葬之。曰山陽勤王
名家。不可使子孫與凡人同。爲建一片石。山陽文儒
本無奇節。偉行可見。而三樹率直自禍其身。豈天之
使然。以實山陽之言者乎。山陽自曰不恤己鹽齋。而
憂人家國。殊不知家國外無己。己卽家國之一分也。
今聞山陽子孫無復恤鹽齋者。豈非國家報山陽憂
世之德乎。

橋本左內

舊幕府末年。內憂外患荐臻。而其親藩諸侯。能言開
鎖者。莫如福井藩。由其君信任橋本左內也。左內名
綱紀。字伯繼。左內其稱。號藜園。福井藩士也。其父長
綱。以醫爲業。左內幼而穎敏好學。及長慷慨沈毅。處
事果敢。而接人謙讓。寡言慎行。雖在燕室。必正襟端
坐。未嘗曲肱抱膝。而其貌溫然。其言藹然。如婦人女
子。常慕岳武穆爲人。自號景岳。年甫十六。負笈遊浪
華。學醫於緒方洪庵。十八。繼父職。班藩醫。藩侯松平
慶永。命免醫員。特擢之。編親衛隊。遊學江戶。弘化嘉
永間。美英諸國。交來乞通商。海內洶洶。而將軍家定

多病無嗣。左內慨然欲扶植幕府衰頹。以翼戴皇室。應接外人。不傷國體。時諸藩有志之士。皆屬望一橋黃門。相議立爲將軍儲貳。佐內謂國家大事。宜與眾共謀之。安政四年丁巳夏。輔藩主與薩土諸藩有志。及幕吏川路永井諸子交結。贊成其議。而水戶土佐諸公皆左袒之。獨大老井伊直弼欲排羣議。以立紀藩主德川慶福。使閣老堀田正睦入朝請互市。五年。左內受密旨登京。持土藩主山內豐信手書。先謁內大臣三條實萬。具說一橋刑部卿慶喜賢明。內府擊節稱天下之事尙可爲也。往候青蓮院親王上書。遵

奉朝旨。扶植幕府。且言諸藩蔑視幕府。密邇廷臣者。皆爲賣忠獻佞浮薄之徒。時太閤鷹司政通論建儲貳異見。左內使太閤侍講三國大學說其執事。小林筑前守良典大閤問諸左大臣近衛忠熙。左府曰。是薩摩中將意也。大閤以爲然。左內大喜。未幾。廷臣八十八人。連署抗疏。論駁互市。且謂將軍非得其人。不可。正睦不得意而去。直弼擁立家茂爲儲貳。七月家茂定薨。家茂襲職。直弼彈劾公卿。譴責尾水土越四侯。錮於其家。大捕志士。左內恐累及其君。欲自刃。慶永懇諭之。乃止。十月二十二日夜。幕吏闖入左內家。攫

收文書。命禁錮藩邸。六年十月下獄。獄吏踢左內仆之廳上。乃縛之。斬于傳馬坊獄。左內臨刑。從容端坐受刃。時年二十六。左內狀貌白皙。軀幹短小。而志氣甚大。安政三年。新興文武翼。召左內充幹事。左內乃定令。藩士年自十五以上至四十。皆就學。革軍政。購汽艦。造砲銃。製硝藥。鑿石炭。諸政之未張者。悉振刷焉。多所裨益。先是藩學者。率出山崎門。高談性命。無益實用。至是學風一新。左內嘗曰。洋學宜興。善興也。其利甚多。不善興也。其害不可勝言。則其多所取捨。亦可知矣。當訊鞠時。縷述無隱。幕吏語氣及回護其

主。則有感喜色。然至於尊王佐幕大節。係藩主者。則昂然軒眉吐實。不欲使君陷於不義而苟免也。如水尾諸藩臣歸罪一己。日出臣等私意。頗有孤忠可憫之狀。而左內則謂不若使仗大義獲罪也。在獄賦詩見志曰。

二十六年如夢過。顧思平昔感滋多。天祥大節嘗心折。土室猶吟正氣歌。

其人氣象可想也。已。川路聖謨嘗語人曰。昨晤橋本生。其言論剴當。吾半身殆爲截取。吾閱人多矣。未見如生者。武田耕雲齋與左內一見如舊。歎曰。東湖死

後復有東湖西鄉隆盛常曰吾於先輩服藤田東湖於同儕推橋本左內二子才學器識非吾輩所及也其爲名士所推服如此幕吏無狀專挾猜疑之心敢果誅殺不顧玉石俱焚其斃左內者所以斃幕府也坂谷朗廬以爲自裂其肺腑信矣

吉田松蔭

長人維新之勳與薩藩爭美而開鎖之論紛紛聚訟內訌不息其大節起于微賤之士而成乎微賤之士蓋其藩祖以來尊攘餘風使之然也然而其志操凜然能爲後進領袖者推吉田松蔭爲巨擘松蔭名矩

方字義卿稱寅次郎松蔭其號又號二十一回猛士父曰常道杉氏其祖出吉田氏吉田氏世爲長門藩兵法師員無子故以松蔭爲嗣松蔭爲人短小面點痘痕目光爛然以名節自勵深沈有大志或謂常道曰高麗人評豐公眼光射人不可偏視令息眼光類豐公至誠接物不欺雖豐公不如然其不如豐公者亦在此乎年甫十一藩主召之命講武教全書聞之歎曰矩方講兵使七書與六經爭光遂爲其弟子弘化初山田賴毅自關東飯謂松蔭曰吾察世運轉變非遠今子專攻詩書徒過歲月可惜盍大開豁眼見

宇內形勢。松蔭深感其言。始讀洋籍。又聞山田公章。勸爲北條時宗。豐臣秀吉。答曰。是非某所及。而若義律伯麥馬里遜。則小才已不足畏也。嘉永二年己酉四月。率門人講武荻城東羽賀臺。遊鎮西如平戶。訪葉山左內鎧軒。蓋其平生所欽慕。五閱月而歸。三年從藩主抵江戶。巡視相房海岸。慨然曰。江戶灣嚴浦。賀防衛則可以禦外寇。唯東北沿海一帶。殆與開門無異。可乎。彼地西連滿州。北連俄羅斯。經國大業所關。宜先察其形勢。以講防禦之策。與肥後藩士宮部鼎藏約。將漫遊東北。鼎藏亦奇士也。會藩主飯國邸。

吏不給關符。松蔭重違約。不告而發。會於常陸。自奧羽過北越。航佐渡。旬歲還。邸吏論法捕之。追還其國。命屏居六年。美艦入浦。賀海內囂然鼎沸。藩主特赦松蔭。使遊學四方。松蔭乃抵江戶。著書大唱攘夷。聞信濃國松代藩士佐久間象山爲人傑。往訪之一見如舊。遂爲其弟子。象山爲說歐美事情。綦詳。且曰。男兒須歷遊海外。萬里觀察其國形勢。以講攻守之策也。松蔭感憤。一意規圖外航。聞俄艦入長崎。辭象山而行。則俄人旣去矣。失望殊甚。遂訪鼎藏於肥後。與俱復赴江戶。安政元年甲寅正月。美艦五艘碇泊小。

柴洋進抵羽田。跋扈殊甚。幕府設賓館于橫濱。饗之。志士攘臂憤之。松蔭欲刺美將。鼎藏止之。三月美艦又來泊下田。松蔭乃欲駕美艦航外國。象山爲之經畫。百方松蔭挈其門生金子重輔。間行抵下田。重輔者毛利氏小臣也。有才氣。而放蕩不羈。旣而自新講學。一日聞永島三平所論。大有所感。三平松蔭門人也。遂知松蔭有海外志。欲與之俱。追踪不及。後見松蔭于江戶。松蔭曰。離地斯無人。離人斯無事。子苟欲窺人事。不若觀地理。重輔感服。欲成前志。恐犯國禁。累藩侯出邸亡命。變姓名曰澁木松太郎。至是二人

相議。更變姓名。曰瓜生萬一。市木公太。傍徨十餘日。遇一美人。托書牘。有言。生等欲周遊五大洲。願得假坐貴艦中。百般使役。惟命是聽。吾國海禁未除。此事或傳播。則刎斬立至。恐傷貴大臣仁厚之意。願許所請。委曲包隱。至他年自歸。則國人亦不必追窮往事也。二十七日。夜馳一漁舟。竊詣美艦。傍仰視其大如壑。舟誤入艦梯下。漂蕩殆覆。松蔭咄嗟。直上艦梯。重輔倉皇攀梯乘艦。遂見美人。請載去。美人新與我修好。恐違約不敢聽。諭二人速飯。翌日具狀告幕吏。幕吏素嫉象山。謂二人所爲出象山。慫慂遂捕三人繫

獄幕吏見松蔭。詰其出象山指揮。松蔭正色曰。寅次。郎決非借他人智力者也。吾知國有嚴禁。甘心爲之。事成則上供天朝之用。下報藩主之恩。不成則服斷頭車裂之刑。如此而已。旁人聞之。莫不咋舌。既而象山被赦。長藩請二人檻致本國。重輔憤慨殊甚。請見父母。然後死。藩侯憐而赦之。未幾果死。年二十五。松蔭在獄。閱歲被處私家禁錮。尋開松下塾。藩士慕風來學者日眾。既見赦。藩侯見其所著狂夫之言。大喜。命更上言其所見。松蔭感奮益。思報効。會幕府矯朝旨。與美人約開五港。志在大憤。說廷臣上討幕議。五

年五月。閣老問部詮勝奉命上京。收捕黨人。松蔭聞之大憤。激著時勢論一篇。使門人在京者呈諸大原宰相。其大意在合草莽志士兼論諸藩。以畫中興之業。其言稍漏。三位不敢以聞。十月。長井雅樂自江戶。販說者曰。雅樂恐藩主得譴于幕府。勸東觀行賄免難。又曰。水戶諸藩壯士。謀刺大老井伊直弼。雅樂爲不知者逃去。松蔭憤激殊甚。極言東觀之失。將入京。刺詮勝。遂舉義兵。招門人諸友得十七人。作同盟書。竊告之。有司有司畏幕府。再傳命繫獄。松蔭大怒曰。雖死不得從命。門人等亦就有司問罪狀。無敢答者。

先是父常道罹疾。至是漸篤。松蔭仰天號泣。更與有司巽言曰。請得緩數日看護。乃見赦。居家侍父湯藥旬餘。父病少間。因會親戚門生酌酒泣告別。赴獄。常道欣然舉頭曰。往哉。勿患身屈一時。務揚名於萬世。庸何傷焉。明年幕府起大獄。捕志士。傳命檻致松蔭於江戶。松蔭之東也。幕府頗疑長藩。而松蔭常與周布翼長井雅樂議不相合。松蔭罵之不少假借。於是人或恐其與大獄。松蔭聞之於邑曰。不我知也哉。我以公議罵翼等。翼等恐我過激。誤事故投我於獄。以保護之耳。吾豈不之知邪。吾不能以至誠服幕吏使。

悔過改圖甯嫁禍他人以釀國家之害乎。我罵人爲不忠不孝亦已甚矣。豈不能以一身當國家之難哉。因淚下數行作歌曰。

嗚呼孤臣此行萬人觀。生豈容易死亦難。

既至吏詰之曰。聞汝向獻匿名書于朝。謀滅幕府。且與梅田雲濱會於長州。密畫陰謀信乎。松蔭笑曰。吾何知之上書匿名。丈夫所不屑。吾何爲斯卑劣乎。梅田氏之來我國也。吾旣繫獄。吾安得與之謀。公等所問。絕無其實。唯我向疾幕府專橫。上時勢論于大原卿。又謀刺閣部詮勝。我唯有此二罪耳。丈夫言誓神

明毫無欺誣。從容無畏憚色。幕吏見之大服其壯烈。遂斬諸小塚原。是爲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松蔭死時年二十有九。有絕命歌曰。

親袁思不心爾勝流親心今日能消息何登聞久良牟

嗚呼松蔭慷慨憂國。遂死于幕吏毒手。可歎也已。然其鼓舞二州志氣。以基維新之運者。全在於此。所以從容就死也歟。其論東北沿海防禦。爲經國急務。尤見着眼之高也。其介松浦竹四郎于阪本鼎齋書稱此人足跡徧乎天下。尤精蝦夷事。近藤重藏以來一

人。其愛才有容。亦可以想見矣。文久初。余始識竹四郎。得聞蝦夷之說。而不能服其人。及維新俱官開拓。同升於朝。竹四郎常爭小事。怒見于面。余曲意從之而已。當時朝廷有若三條岩倉二公。無復松蔭輩豪傑能輔其志者。余承乏柯太全權。竊期有爲。而不能積誠動人。遂致上表辭職。止保一身。可勝慨哉。

金子孫二郎

井伊直弼爭建儲主開港。自爲德川氏一代大事機。遂至擅殺志士。而忽爲金子孫次郎等所刺。若天討之者。豈非人心不可違乎。孫次郎名教孝。水戶藩士

川瀨七郎右衛門教德二子也。出冒金子氏。初水戶侯中納言德川齊修無子。有弟齊昭。執政等或謀迎立將軍公子孫次。與同志力爭。心摧遂立齊昭。天保中爲步目附。時藩有二黨。一曰正。一曰姦。孫次與武田正生上書助正黨。後自吟味役。經奧右筆。進郡奉行。弘化三年丙午。齊昭罹讒。得譴讓國于長子參議慶篤。蟄居別邸。姦黨得勢。停孫次職。貶大番組。謂公族松平賴讓訴齊昭冤。本出於孫次計。褫食祿。禁錮官舍。後齊昭遇赦。孫次得飯家。嘉永六年癸丑。復爲郡奉行。後三年進班先手同心頭。安政三年丙辰。國

中大風雨。田穀不稔。齊昭召孫次於江戶。邸問之。孫次細陳其狀。上救郵策。齊昭賜和歌賞之。孫次在職十五年。興學校。均田賦。部內大治。嘗著一書論檢田法。畫殖產策。名曰恩之露。前此郡宰有吉成信貞。與人頌之。孫次與信貞齊名。五年。朝廷賜別敕于慶篤。孫次與若年寄杉浦安馳赴江戶。邸勸慶篤速奉朝旨。幕府聞之。捕水藩家老安島帶刀。京師留守居鵜飼吉左衛門等。使京都所司代酒井若狹守抵傳奏。廣幡中納言奏請奉還敕書。曰是爲政令出於二途。乃大亂之基也。強之然後可。於是閣老安藤對馬守

信正抵慶篤許勸奉還。正黨諸士聞之。怒曰。主上倚賴我君。特賜赦書。在武門爲無上之榮。如何無故而奉還之乎。萬一有赦奉還。宜直獻之朝廷。甯容幕人關涉乎。藩吏不能制之。告信正。緩還納期。不聽。曰。濡滯則將不利於主家。藩吏懼。報之水戶。羣議紛紛。不決。家老大場主膳正景淑進曰。是殆非眞朝命也。苟從幕人所爲。則必違尊王之道。亦非佐幕之義。一旦雖飯無事。終致國勢不可振起。然亦不忍抗之也。將奉敕書赴江戶。壯士等益怒。將要諸途奪之。屯聚各處。慶篤聞之大驚曰。自非金高。誰能鎮之。金高謂孫

次與高橋多一郎。二人氣節名望。爲一藩所推。故有此稱也。二人受命往諭。使眾退散。而其心大憤之。相議曰。姦臣蔑如朝命。壞亂祖制。親外夷。殺義士。無所顧忌。恐德川氏二百餘年之業。忽焉墜地。宜斬姦臣。斷禍根。乃與薩藩土岩下佐次右衛門方平。有村雄介兼武堀忠左衛門貞馨等。密相謀以窺之。及幕府命徙齊昭于水戶。孫次等亦將去江戶。同志某來請。速舉事。孫次謂大事不得疎忽。萬一有錯。禍且不測。宜潛匿以待時機。約後期歸水戶。則見褫祿屏居。後幕府又傳朝命。督奉還赦書。孫次以爲好機。與多一

議報江戶同志。適堀貞馨等將叛國。曰請姑待之。孫次謂機不可失。且誅一姦。臣不須多人。甯可猶豫乎。多一以為然。欲抵西國募同志舉事。而孫次意以明年三月三日為期。明年二月二十八日與其子勇次郎俱發家。書和歌于屏風曰。

君能為米世能為米盡須真心波二荒能神毛見

曾那波須良牟

又贈一封書于藩吏。稱將捨身犯難。以雪前公冤。兼俾公奉行敕旨。請以聞。遂變姓名曰西村東右衛門。取間道抵江戶。見有村雄介告之。雄介感歎。且曰同

人有故飯藩矣。斬姦一舉。請委我兄弟。孫次不聽曰。誅一姦人而不得興勤王之兵。則是大業不成也。今日此舉。且試少壯輩伎倆。果能了之。則與君俱上京。乘機舉義兵耳。君馳飯說君侯率兵東上。則鎮西志士不招而至矣。此事非君不可。雄介以為然。留其弟治左衛門入斬姦隊。三月朔日同志士來會于孫次。僑居者十餘人。歎寡弱形於色。孫次扼腕曰。所目唯一人耳。以十餘人當之。何難之有。以為難也。某雖老請先登。一座以為然。且曰不煩先生下手。吾輩拋身了之。先生宜保餘命舉義兵。異口同聲而應。孫次乃

授方略曰。宜分爲二隊。一人走出衝敵前驅。則彼將驚惶失度。因自左右起。目轎斬入。卽獲其首。一人提首而走。一人持訴狀首告老中郎。一人入大藩諸侯邸。一人馳來報我其狀。飲酒徹曉。乃訣。孫次與雄介俱宿品川驛。以俟明日報。翌早遽大雪。十四人身纏簑笠。爲微者裝。在櫻田門外。以俟直弼登營。頃之直弼駕轎而至。從士數百人。擁衛前後。森五六郎奮前向轎。發小銃攔前驅。敵眾呼狼籍欲縛之。五六郎捨銃提刀。我眾自左右齊起。稻田重藏與敵格鬪。身受十餘瘡卽死。山口辰之介遇敵黨河西某。疾鬪傷數

人。大呼好男兒。直斬之。身負傷不能步。屠腹死。有村治左衛門多殺敵眾。隔轎簾刺直弼。身負深瘡。廣岡子之次郎獲直弼首。與治左走至龍口。瘡重不能行。授首邏卒。同治左屠腹死。其餘諸人皆能勇鬪。殺傷過當。敵眾潰散。二人聞之。晝夜兼行。抵伊勢國四日市。會薩藩有司坂口某在旅舍待雄介至。將護送之。之其國。雄介告孫次同抵伏見。號召志士。孫次從之。入薩邸。時櫻田變達上國。幕府傳令部索黨與甚嚴。同志之徒所在潛匿。無復一人來會者。將從雄介赴西國。以窺世人動靜。上密書于薩侯。自陳其誅除姦

魁謂乘此機鼓舞志士。正幕政。除外患。以安宸襟。宣皇威。會某不許孫次同行。獨監護雄介而去。孫次知其難免。出懷中文書盡焚之。十五日。伏見奉行使捕吏數十人來圍邸門。孫次端坐就縛。吏押送江戶。保管稻葉伊豫守邸。文久元年七月二十六日處斬。時年五十八。三年七月。幕府奉朝旨。追赦其罪。自小塚原歸葬水戶。使子勇次郎繼家。初櫻田事終。佐野竹之介。大關和七郎等。就閣老脇坂中務大輔及細川越中守自首。其文陳斬姦意甚詳。皆係孫次與多一草案。多一以二月十八日發水戶。挈子莊左衛門而

行。路經岐蘇。三月三日達太田驛。遇大風雪。欣然顧莊右曰。此天助我也。事必成矣。吾亦急舉義兵耳。兼行抵大坂。會同藩人謀義舉。大喜。作主意書。呈縉紳某氏。遂達御覽。而幕府搜索甚嚴。使捕吏數十人來圍。乃遁入四天王寺。割及於腹。將布繫縛。提血刀咄嗟向吏。將陳事由。壯氣凜然。眼光射人。捕手皆靡。無敢來近者。遂投坊官小川俊直家。請借一間房。書絕命詞。徐解布深割。及血淋漓噴迸。莊右以其血大書誅賣國姦賊井伊云云。數字於窻紙。亦賦絕命詞。剖腹殉父。多一年四十有七。莊右十有九。云二人暗殺

之行。不可爲訓。而天下聞者莫不爲快。豈非井伊氏擅殺使然乎。井伊氏建儲墨守祖法。而攘夷則不從舊章。固如不得已者焉。殊不知瑣攘之說。雖非人情。自祖考傳之。以爲舉國大典。人心習與性成。牢不可破。而無善處之者。曾不使諸藩志士遊歷海外各國。以察其形勢情俗。一心進取。以殺其不平之氣。必欲以威力克之。以保寵祿。庶幾永世無事。是其所以致自滅之禍。而促幕府之顛覆也。

大橋訥庵

嘉安間江戶儒士以正義鳴於世者。其人頗多。而大

橋訥庵實爲之稱首焉。訥庵名正順。字周道。稱順藏。訥庵其號。父曰清水赤城。上野國赤城村人。住江戶。修長沼流兵學。名聲噪于一時。諸侯以高祿招之。不應。訥庵幼好讀書。懷大志。深沈有英略。年可二十。入林氏及佐藤一齋門。夜學無油。至請友人一七點燈。其學大進。人勸其開門戶。聚弟子。訥庵不聽。曰。無財不得養人。古云。儒者樂清貧。是遁詞已。吾欲爲國家教育英才。可無豪富合力乎。有大橋澹雅者。家素富。識見過人。嘗訪一齋語之。曰。吾嘗散金穀救窮民。彼皆不學無智。不能裨益國家。吾熟察世間。有財者無

學。有學者無財。若分財於學者。使行其道。則必爲廣益矣。一齋擊節稱善。使見訥庵。淡雅大喜。遂配長女。使襲已後。訥庵時年二十六。開家塾於墨水西涯村。松坊聚教生徒。生徒日眾。名聲漸興。尋仕宇都宮藩。列士籍。嘉永末年。美艦來請互市。幕府命大學頭林健等往接。訥庵見健論事。健不能用。訥庵怒。絕交。不復踵其門。上書幕府。陳其大害。又著元寇紀略。海內士氣爲之風靡。尋屏居小梅村。著關邪小言。辨耶蘇教流毒。洋人譎詐。其書尤爲世珍賞。幕府不省。迨幕府與外人假訂條約。延接使臣于江戶城。訥庵不堪。

痛憤。賦詩曰。

倉皇折膝拜夷蠻。苟且何知釀後患。恨殺滿朝林立士。一人無復似椒山。
聞內勅下水戶藩大喜。詣水戶邸與同志謀。論建甚力。安政六年己未十月。賴三樹就刑。訥菴自至小塚原收其尸。建石表墓。幕吏見之。命倒之。未幾。大老井伊氏遭害。幕吏大按其獄。訥菴上書陳其不可不聽。尋聞閣老安藤對馬寺信睦煽井伊氏遺燭。拒逆朝旨。按廢帝故典。訥菴益憤。乃與外國奉行堀利熙謀。極諫信睦。信睦不納。利熙遺書自盡。訥菴奮激。謂幕

威內衰。外寇外侮。皆非奉還兵權于天朝不可。文久元年九月命門人上京。就正親町岩倉諸卿獻秘策。其中有言。今日朝廷似微弱而實強。幕府似強大而實弱。朝廷會勃興之運。幕府近衰斃之秋。時水藩人平山繁藏下野人兒島強助與訥菴妻弟菊池孝兵衛謀刺安藤信正。來請教。不聽。曰。時機未熟。有毛利氏支族毛利築前家人多賀谷勇武州本莊鄉士尾高長七二人。持孝兵衛手書來。謂訥菴曰。輪王寺宮在日光。左右無其人。往奉之。使孝兵衛輔之。誘宇都宮藩士據築波山。招水戶結城兵。先生坐帷幙。籌畫。

則攘夷先鋒必屬我矣。訥菴掉頭曰。尚早。以戒輕舉。二人心不自安。去江戶馳赴近國。稱訥菴舉義兵。多陰來會者。時有佐賀藩士中野晴虎稱方藏。入訥菴門。與勇長七等遊說近鄉。爲幕吏捕死于獄中。嘗贈書其友大木民平江藤新平等有言曰。有一二大藩出兵護京。主上下勅幕府奉還政權。沒收其管轄諸地。更給百萬石。使家人有才能者得列朝臣。其諸藩則使保封邑如故。然後改門閥世官之舊制。擢用俊傑。無論士庶陪隸。則皇室之中興亦不甚難矣。其見蓋出干訥菴而擴充之者也。十一月八日夜。勇長七

及河野通桓小山朝弘等三十餘人。齊迫訥菴斷行。訥菴懇諭。前日獻已策於朝。且曰。攘夷勅下。則宜奉宮推孝兵衛助之。吾將西上有所爲。苟背勅旨。則雖奉宮。無與叛人異也。眾以爲然。約後期去。尋繁藏等屢過訪。訥菴乃授方略。作斬奸趣意書。與同盟規約。書與之。繁藏等大喜。未幾。得京師消息。報之孝兵衛。將西上。號招同志。明年正月。宇都宮藩士岡田眞吾。松本鎮太郎二人。欲推一橋刑部卿爲將。糾合水藩諸士。以舉義旗。介一橋氏臣山本繁三。建言刑部卿。繁三反覆。告之幕府。幕府遽捕訥菴。併幸兵衛囚之。

三島等聞之。恐事覺。誓死決議。十五日。要擊信睦于坂下門外。信睦負傷。而從士多死。三島等亦力盡。皆戰死。訥菴在獄。未知其變。幕吏謂訥菴與謀。嚴加詰責。訥菴應曰。吾與同志議者。在於仰奉朝旨。匡正國家。大典其他。毫無與知也。幕吏疑益甚。拷治愈嚴。身體痿痺。困臥數月。病漸篤。賦詩曰。刑屍累累鬼火青。枕頭時覺北風腥。婆心憂世夜難睡。起自窗端見大星。

七月七日。幕府命幽訥菴于藩邸。十二月。終病歿。年四十有七。訥菴學術純正。特精性理。初主王學。後歸

朱子其講經也。辨舌如流。聽者心醉。兵學據家庭遺訓。參酌新說。尤留心於防海。世或以其主張攘夷。故或目爲不通海外事情。殊不知太平日久。人心怯懦。畏敵如虎。自非一戰。不足以振起之。故爲此說也。一日諸儒會議時事。或問訥菴曰。近聞先生探查西洋情形。如與平生持論相反者。幕府命先生使外國。則諾之否。訥菴曰。然。隨俗吏後。屈膝穹廬。雖死不能耳。堂堂威儀。若古遣唐使。則可應命也。座有小笠原敬齋作色曰。生君子國。污身醜夷。不似先生之言。豈有異故乎。請教之。訥菴不敢抗曰。吾子誠正直學者也。

笑而止。訥菴教生徒。不加譴責。諛諂誘導。自然皈正。興起忠孝氣節。門人唱尊攘殉國家者甚多。文久初。余見安井息軒談及訥菴。息軒陋訥菴。又見若山勿堂問訥菴爲人。勿堂大排訥菴。余未知其孰是非。而歎政府用人之難矣。勿堂阿波人。稱壯吉。受學鉄野復堂。復堂嘗在古賀精里門。飯國與柴碧海齊名。稍相隙。落魄終身。其門有勿堂及余舊師岩本贅菴等。勿堂抵江戶。入佐藤一齋門。爲其女婿。而一齋外孫。薰治爲訥菴義子。勿堂謂其爲訥菴誤。勿堂旁修兵學。不讓清水赤城。下帷兩國坊。與息軒訥菴等爭衡。

其門有若勝安房板垣退助土方久元諸人亦異常人也。余謂假令三人並立於朝則其不致反日交關者希矣。孰能左右之者不有君子其如之何。顧息軒訥菴等諸人有功于世道人心決非後世少年才子所企及。少年才子則厚祿大官門庭生光而諸人則落魄以死。曾無贈位等榮其身者獨何與。

堀利熙

幕人主攘夷好容正議敢進取者莫如堀利熙。利熙字欽文初稱省三郎號有梅拜織部正幕府旗下士堀伊豆守利堅之子也。幼好讀書長以經國自任。安

政中擢監察轉函館奉行既而爲外國奉行當此時天皇下攘夷之詔而外人益猖獗屢侮辱我民利熙奮激說諭外人使之謝無狀時論譴之而閣老安藤信正等讐外人囑喝將築其館於城南御殿山利熙切諫信正勵聲喝之利熙歸家慨然作書遣信正有言曰

嚮不顧微軀激論妄答其罪當萬死乃碎肝腦絞腸血聊述鄙言閣下請少容焉墨夷都督微行貴邸專論我政務閣下共被同餐尊之如師父遂許刑典數部彼醉倒之餘戲於閣下侍妾閣下許而

與之。彼請築居館于御殿山閣下。遂許之。此既犯大義者。莫甚焉。竊聞彼專論廢帝之事。閣下使國學者。按我舊典。私議其事。吁。謂之何哉。實天下大賊。天誅所不容也。某今屠死。其言也必善。閣下請少容焉。臨書不勝泣涕。

乃屠腹而死。年四十三。實萬延紀元冬十一月五日也。書入信正。勿聽。利熙乃召其僂從河野顯三曰。古稱主辱臣死。汝勿忘此語。顯三感激窺時。於是乎有坂下之事焉。初利熙之就任箱館也。專心防海。善御管內。剪榛荆。闢道路。傳種痘法于夷落。始乘兩桅船。

發函館至品川灣。水戶侯德川景山貽國詩。激獎之。嘗巡視蝦夷。過西岸神岬。凡船過此。必具酒牲虔祇。盡禮。謂不如此。則風浪忽起。舟乃覆沒。且嚴禁內地婦女至岬。以北謂有大變也。利熙曰。吾奉命巡視邊疆。將大拓開之也。何物妖神敢妨沮之者。向其祠發巨砲而過焉。土人始悟其妄。婦女亦得到小樽石狩等札幌。有在住土民亦創於此。時利熙遂巡視東西岸。抵柯太。撫綏土人。東北至盤香。西北至纒子谷之地。而飯文久中。余航柯太。抵雷石香。有小祠。祭八幡太神。土人謂織部公所建。公巡視至此。止嘖嘖賞其

功德。先是行奧地者。有間宮倫宗等。倫宗航滿州。抵
寧古塔而飯。利熙使從者視察奧地。而後行者數人。
並未達極北鵝小門也。余自任柯太數年。始獲一周
全嶋。八百里。及維新。奉命董督全島。始募男女徒住
其地。撫育土人。達極北奧地。聽內分小六子諸夷。販
化服役。皆從幕府撫蝦夷之法。實因利熙等爲之首
唱。利熙母林氏。實大內記林述齋之女也。其學術蓋
有所自。其在家也。儉素簡朴。絕無幕吏驕奢之風。庭
多種梅。退食之後。吟咏其下。因有有梅之號。常慕諸
葛亮陶潛爲人。嘗詠懷曰。

曠世奇才欽兩賢。行藏易地業皆然。氣節千秋出
師表。清高萬古去來篇。苦辛本識由三顧。忠勇無
心戴二天。男子功名應若此。縱教一醉曲肱眠。
其抱負蓋如此。殆幕末偉人也。其遺安藤氏書。或稱
非其手筆。而安藤氏聰敏忠誠。決非如書中所云。此
說也。余喜聞之。然當時其書傳播天下。家家誦之。而
無復一人爲之辨駁者。何歟。拓地之事。余推利熙爲
第一。余柯太之任。與利熙無異。遇豪傑紛進。責余撫
育照舊。余憂悶欲死。遂辭罷。其慙利熙多矣。

大日本中醫學方藥考 卷下

伊
2075
2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卷下

大日本 岡本監輔撰

宮部鼎藏

自嘉永中外船始至。開鎖之說。囂然鼎沸。徧乎天下。諸藩有志之士。奔走四方。以企義舉者。前後相望。不堪屈指。而其主攘夷者。不能無過激之弊。動便殺身。不顧。然皆由至誠憂國致之。大適人心。以救開港之失。所以能奏維新之功。不受外客之侮。若宮部鼎藏。真木和泉。平野次郎。亦為其出類拔萃者也。宮部鼎藏。名增實。號田城子。鼎藏其稱。肥後國益城郡田城。

村人也。家世業醫。父曰素直。有子三人。鼎藏其中子也。自幼敏銳。好學。有大志。不屑爲醫。從伯父增美學。山田氏兵法。增美愛其才。養爲子。嘉永二年己酉年。三十。奉藩命。襲義父職。爲師員。益尙氣節。慕高山。仲繩。爲人。慨然。以尊攘自任。遂告藩主。周遊天下。歷訪志士。數歲而返。受業者日多。四方志士遊鎮西者。必叩其門。鼎藏皆善遇之。嘉永六年癸丑。美艦入浦賀。頗驕傲。鼎藏不勝憤慨。再告藩主。赴江戶。同志永島轟二氏尋至。乃與佐久間象山。吉田松蔭等謀。將有所爲。而幕府怯懦。遂講和。松蔭奮然。欲投美艦。以窺

海外形勢。鼎藏壯其志。脫佩刀以獻之。松蔭事敗。見捕。鼎藏歎曰。大事去矣。上舩抵伊勢。拜太廟而飯。大開家塾。講明尊攘大義。弟子愈進。遂爲有司所忌。安政三年丙辰冬。弟大輔以事被幽囚。鼎藏亦從坐。被褫職。而豪氣不屈。躬耕於郊。有詠懷作曰。

壯士悲秋秋已闌。荏苒歲月曉星殘。一天慘澹。氛。暗。半。世。蹉。跎。豪。骨。寒。

文久二年壬戌。出羽人清川八郎來訪曰。幕吏跋扈。不奉勅旨。朝廷大憂之。四方豪傑。奔走王事。吾子何爲安然送日也。鼎藏聞之。遽拉門生走京師。謁中山。

中將訪草莽志士而皈。遂之薩。見有馬新七田中謙助等。聞其欲果義舉於伏見。皈與同志建白藩主。舉國殉大義。時藩士大夫皆主佐幕。謂勤王越俎也。爲勤王公卿士庶擯斥。鼎藏憂之。朝謁公族。夕訪巨室。百方論辨。遂能一定藩論。十一月藩主使其介弟護美帥兵守衛禁闕。鼎藏與住江轟二氏先入京師。於是熊本藩正議之名始顯于朝野。時有報外船連合將寇浪華者。輦下人心洶洶。朝廷諮問在京諸侯。鼎藏巡視攝泉沿海。作地圖附防禦策獻之。三年二月藩主將朝京師。護美皈國。鼎藏等奉藩命留京。四月

皈國。五月朝廷復徵護衛之士。鼎藏與五十餘人入京。時諸藩衛士在京者三千餘人。三條公實美爲之總督。推鼎藏爲曹史。詔將詣伊勢太廟。幸大和親征外夷。鼎藏實參其機密。八月廷議遽變。勤王公卿士庶多奔長防。鼎藏乃去京抵阿波。轉向土佐。鎖境不得入。露宿山中者數夕。深秋落木。鹿鳴呦呦。賦和歌數十首。皆寓愛君憂世之意。使人感歎垂淚不已。困頓而還。從三條公于長門。侍其左右。公與長藩議欲奉前勅。明年夏。又使鼎藏謀京師動靜。鼎藏變姓名入京。寓三條橋西客棧池田號。時守護職會津侯容

保搜索勤王諸士甚嚴。鼎藏與同志謀將乘夜襲之。一夕糾合義故飲于樓上。義故未悉聚。反爲會兵所襲。眾奔逃。鼎藏憤慨大呼曰。何遽受奴輩縛乎。乃自刃。實元治紀元甲子六月五日也。時年四十有五。鼎藏容貌溫和。接人不見圭角。然臨大節則敢言剛直。不可奪也。性至孝。雅言人苟不孝。其才雖美。亦禽獸耳。其教子弟必自孝經始。幼喪父事祖母。與母苦節。力行。多人所不堪者。藩嘗旌賞之云。是時來會者松田重助。範義肥後人。從鼎藏學兵法。奔走東西。勤勞王事。是夜爲捕手圍。鬪至死。年三十五。範義嘗在長

州。其弟信道自京販國。途次來見。因謂之曰。汝疾販。灰國。我當灰于輦下。身雖微賤。所任甚重。可不勉哉。揮淚訣別云。吉田年麻呂秀實。毛利氏小臣。從吉田松蔭刻苦學兵法。是夜遇敵來圍。脫走抵河原町。藩邸東裝提兵而出。爲敵眾來蹙。遂殞命。年二十四。松蔭常愛秀實守教。與久坂通武高杉春風并稱爲己良藥云。望月龜彌太義澄。高知藩人。從勝安房修航海術。是夜在樓上。見敵至。拔刀斬一人。飛下而戰。又斬二人。走至戶外。見敵來蹙。傷二三人。敵無復來近者。謂宿志難酬。乃屠腹。年二十七。其餘奮鬪不克而

死者數人。有西川耕藏直純。京都書商。講道學窮易理。不喜記誦詞章。自父時爲北村某別戶。輔幼子再興其家。保庇志士。爲梅田定明修故宅。行追悼儀。坐池田號之變下獄。明年二月病死。年四十二。明治元年。官憐直純幽死。給其孤女二口糧終身。鼎藏僕國友常吉。熊本人。嘗從鼎藏上京。當七卿西奔。鼎藏將抵長防。講回復策。志在必死。授金常吉使。皈報家人。常吉欲與死。不敢聽。鼎藏感賞曰。吾過矣。明年上京。常吉留守。未幾。聞鼎藏遇刺。大憤。上京戰於輦下。殆死。纔免。乃皈長防。欲再從君。及長人謝罪弭戰。不堪。

憤慨自刃死。烏呼。鼎藏與吉田松蔭爲膠漆友。忠孝性成。服勤盡養。能得內外懽心。真廊廟之器也哉。今聞其墓在西京三條。三緣寺中。門人故舊。纔樹石以表之。若與松陰和泉諸士絕席者。何其不偶之甚也。

眞木和泉

眞木保臣。稱和泉守。號紫灘。筑後國久留米邑水天宮祠祝也。父曰旋臣。家世敘從五位。并和泉守。是爲神職特例。保臣爲人慷慨。嘗讀會澤正志新論。欽其爲人。負笈抵水戶。爲其弟子。旣而皈鄉。論時事。上書

藩主得譴幽其弟大鳥居信臣家十餘年。安政五年戊午春。幕府閣老堀田正篤上京。請開互市。保臣聞之大憤慨。竊上封事於三條內大臣實萬。不暴于世而免焉。文久二年壬戌。薩藩士大久保利通自京師。取路經筑後。保臣見之。事寢覺。藩議將禁錮之。遽逃亡。夜深入薩。其弟信臣亦逃。自料不免。乃屠腹。無幾。島津久光上京。志士會於浪華。謁久光。謀義舉。久光止之。徐除幕吏。恢復皇室。不聽。保臣適至。亦從其議。眾推保臣爲首領。薩藩諸士諫其過激敗事。押送筑後。而幽囚焉。明年己亥。有朝旨赦之。保臣自長門入。

京。出仕學習院。爲公卿所禮遇。益感激盡力王事。三條公尤信任之。議既決。將託言行幸大和。移蹕函嶺。以正幕府之罪。事覺。毛利氏蒙譴。七卿西奔。保臣隨行。常參帷幄。長兵之入京也。保臣與久坂元瑞等俱爲忠勇軍隊將。據天王山。日詣石清水神祠祈攘夷功。而長藩老臣不勝眾怒。遂率眾而進。來島政久等將攻松平容保於關下。保臣止之。弗聽。因出兵。應之。元瑞死之。保臣傷股。血流淋漓。不屈。率眾走天王山。自刃。年五十二。是爲元治紀元。甲子秋七月二十一日。明治元年戊辰。池尻某爲保臣等十七人。建石於

寶寺塔前。五年天皇賞保臣首唱大義。定賜祭資。料每歲十石云。保信筑紫之雄也。不得際會風雲。大行其志以死。不亦惜乎。

平野次郎

平野次郎名國臣。福岡藩士也。自幼好讀書講武技。慕高山仲繩為人。嘗抵江戶觀寬永增上二寺壯麗。有過禁闕。深慨皇威不振。安政初。遮藩主駕。上意見書。殆見禁錮。聞幕府不奉攘夷勅。作歌曰。斯久計惱流君能御心。袁安美奉禮。那四方能國。人

蓋討幕之意起於此時也。五年壬子登京。與清水寺僧月照等糾合同志。幕吏探知督捕。遁抵薩摩。倚西鄉隆盛。航海走日向。會隆盛。月照相持投海。命棹夫援之。月照死。隆盛甦。二郎膽落。將自刃。為月照僕重助者所止。乃登陸。葬月照。變姓名入京。時閣老問部詮勝入朝。搜捕志士益嚴。謁近衛公告。月照顛末。呈其密書。公大喜。遂佯為商賈。奔下關。匿白石正一郎家。往來肥筑。始訪真木保臣。保臣以為間諜。辭以得譴屏居。二郎作歌示之。保臣一見以為非常人。乃和之。出面聞其所論。益感服。欲以已女配之。不從而去。

抵肥後。寓宮部鼎藏等家。可一年。遇田中河內介清川八郎等來勸義舉。謂之烏合。不敢從。文久元年辛酉。再入薩。著尊攘英斷錄。及培覆論。培覆言培王室覆幕府也。島津久光覽而大嘉之。賜金十兩。乃去。抵久留米。建石燈一基。于高山仲繩墓前。和泉之將入京也。就伏見曇花院。候人吉田重義上書。陳幕吏按廢帝舊例。天下義士扼腕憤激之情。謂速下詔。拔浪華城。屠二條城。火彥根城。使久光入京。掃蕩幕吏。解粟田宮幽囚。六師東征。以函嶺爲行宮者。是爲上策。而及中下策。適聞藩主黑田齊博將覲幕府。次播州。

大倉谷將見和泉沮義舉。齊博者久光之從王父也。與薩人伊牟田尙平往謁。陳義旅雲合之狀。以促勤王。齊博大驚。稱病遽返。二郎復諫曰。今興義舉。則其忠烈實爲海內寡二。而託病返藩。則必爲世人所指目。自非他日奏偉功。不得雪此污辱。若病狀虛實。幕府必將探知之。彼有譴我而我不服。或動干兵。則是名不正而事不順矣。未如決志勤王。以鼓舞一藩人心也。且此舉雖使關東知之。毋傷也。僅僅數十百浪士。橫行京攝間。而幕吏無如之何。堂堂大藩。而上下一致行事。安能抗之乎。今發使熊本。函二藩以誘之。

熊本有長岡佐渡。岡有中川土佐小河一敏。彼皆主
勤王。將爭先來同。猶火就燥水就濕。三藩合爲一。連
久留米柳川及山陽南海諸藩。以朝京師。是兵法所
謂初如處女。後如脫兔者。人將稱今日虛病。曰一時
謀略也。此議一決。則臣雖不肖。請直上京。就列卿請
綸旨。其爲鎮西勤王之首唱。決不容疑矣。大凡兵貴
拙速。藩祖龍光公遺訓有之。雖隻履而行。神速則有
功。伏願今日大駕皈藩。必期二十日再上洛。齊博益
驚。謂若輩在他國。必釀奇禍。命使扈從抵赤馬關。遽
捕之。押送本國。繫諸獄舍。獄中禁用筆硯。因捻紙爲

縷。作文字。著盡忠錄二卷。體勢辨。制蠻策。征寇說。罔
圍集。神武必勝論。各一卷。字體巧妙。有雅致。見者莫
不驚歎。其飯器有稱信立辨當者。拔已髮貼器底。製
一絃琴作謠曲。寓獄中日長可樂之意。播琴音以破
寂寥。明年三月見釋。爲徒罪課屬吏。先是同志田中
河內介有馬新七等。皆爲人殺。二郎獨以在獄免。五
月上保國策一篇。陳守衛畿內一處。及連衡鹿兒島
中津久留米三藩等策。八月奉命上京。出仕學習院。
會中山忠光舉兵大和。奉命往鎮之。而朝議一變。諸
公卿出奔長門。二郎遁至山陰。爲幕吏追跡。踰山出

播磨抵周防。謁七卿。將應援大和。遂推澤宣嘉爲首領。一隊十六人。以十月五日乘船發三田尻。八日達播州鹽濱。聞忠光敗。而勢不可中止。十一日夜襲生野官衙。取之。遣使於京訴冤。翌日傳檄國中。聲幕吏專橫。大徵兵食。諸藩聞之。出兵來攻。我兵見之。稍稍逃散。存者不過十餘人。十四日自山上馳下。從橫疾鬪。力盡自殺。二郎使宣嘉南走。身亦將遁去。爲豐岡兵認知。奮鬪殺傷數十人。竟見擒。敵兵檻致京師。繫六角獄。明年長藩兵薄禁闕。幕吏恐二郎等脫走。出志士三十六人於獄。悉刎其首。國臣時年三十七。是

爲元治元年七月十九日。二郎眞高山仲繩之流亞也。哉。讀其傳。使人或泣。或笑。泣爲二郎。笑由他人。嗚呼。其亦偉矣。

有馬新七

文久中尊攘之論大起。壯士雲合響應。殺身無所回顧。後人笑其過激。而未得謂之非正義者。其誠使然也。若有馬新七等。不其然乎。有馬新七。名正義。新七其稱。鹿兒島藩士也。父曰紳。四郎兵衛。出繼有馬氏。後四郎兵衛死。正義承之。少壯遊江戶。修闇齋學。善詩歌。達劍術。安政五年戊午。外人來謁將軍約貿易。

天皇震怒。別勅水藩攘夷。新七聞之。慨然與同志謀。將奏關東事情。除姦吏攘夷狄。以達藩主齊彬之宿志。與藩人日下部伊三次。水藩人鮎澤伊太夫。江戶人勝野豐作。俱西上。聞西鄉吉之助。海江田武次。伊知地壯之丞。三人在四條客舍。往訪之。吉之助招其友僧月照。見新七。新七細書時事。示月照。月照呈之。近衛左大臣。遂供御覽。新七感激。告月照。勅諭諸藩。誅除幕府姦吏。月照大然之。說左大臣。與吉之助謀。將使新七奉勅書寫本。如江戶。達土佐越前二藩。會月照避難西奔。遽告別。赴關東。先是京都田中河內

介出羽清川八郎。筑前平野次郎肥後宮部鼎藏久留米眞木和泉等。前後入薩摩。因屢通密書。謀竅島津久光上京舉事。至是新七與越前橋本左內長門山縣半藏會議方略。無何日下部橋本等就縛。乃日遷延不決。吾黨無遺類矣。縱除井伊。猶有間部酒井等在。因與常陸櫻任藏竊入京。欲訪大久保。要於大坂。任藏聞幕府跡。要甚急。勸新七。飯藩候機會。新七從之。乘船會風起。未發。復間行入京。將刺間部詮勝。不果。聞藩主修理大夫由海路到伏見。往獻一封。討幕攘夷。不通。受命飯國陰與田中謙助等謀。日夕揣

摩弗措。文久二年。島津久光將上京。以繼先君遺志。時新七及謙輔等侍左右。將命多藩士來訪者。爭欲扈從。扈從者一千餘人。自海路行。四月十日達大坂。久光分兵爲二。留一隊于大坂。以備不虞。命一隊隨行。十三日達伏見。遂入京。先是西鄉吉之助上京。寓其藩邸。眾欲推之爲首領。藩議不聽。送還吉之助。眾大憤。欲果其志。益急。時諸藩浮浪激烈之徒數十人。來往大坂藩邸。屢畫密計。清川八郎遲其議。決罵曰。是何因循也。將挺身舉事。朝廷聞而大憂之。懇諭久光鎮之。久光恐惶奉命。欲以一死謝之。辭色並決。侍

臣察知。而他人傳聞焉。奔走抑制甚力。先是江戶祇役之士柴山愛次郎弟子丸龍助橋口傳藏伊集院直右衛門等。報其老臣島津某脫江戶還大坂。至是與新七謙助等合謀。先襲關白九條氏除所司代酒井氏。合朝幕爲一。以果攘夷之舉。西鄉新吾大山彌助篠原冬一郎等皆決死贊之。報諸各藩同志。爲留守居某所探知。終達久光耳。而亥旣決。不可中止也。二十三日昧爽。柴山橋口伊集院弟子丸等九人。自中島逆旅發。新七及田中西鄉篠原是枝等二十七人。自藩邸發。皆乘船溯淀川。久光聞之。命奈良原喜

左衛門海江田武次往諭之。二人下淀。見是枝萬助等。于船喜左致命不聽。喜左大怒。欲斬之。共死。謂君命重。懇諭。飯報。久光命小松帶刀鎮之。帶刀傳命。奈良原幸五郎。江夏仲左衛門道島五郎。兵衛山口金之進。鈴木昌之助。鈴木勇右衛門。大山格之助。森岡善助。八人分道馳赴。久光更諭之曰。吾受命鎮撫浪士。假令我藩一士黨之。將有何辭謝罪。有拒命者。首足異所。幸五等受命而出。抵伏見淀橋。知新七一行會於寺田號客棧。直赴之。請面新七。橋口傳藏醉臥樓上。勵聲曰。無有矣。有馬新七。抑請見者誰。江夏森

岡二人聞之曰。是必詐也。直登樓。沒階而窺。眾將出。頗雜沓。見新七。謙助。愛次郎等團欒而坐。謂之曰。諸君有用談。請下樓來。用談猶云公務也。愛次郎曰。果用談也。則往矣。徐徐下樓。新七壯助。謙助亦接踵而下。幸五傳。久光命急抵錦小路邸面陳。且語時勢。與久光意中。曰。此舉決意中止。新七等固執不聽。言涉過激。有大聲叫者。曰。事既至茲。何論是非。道島五郎。兵衛直呼上意。斫謙助眉間。眼球迸出。卽斃。山口金之進。勵聲叱咤。斫愛次郎肩。愛次郎挺受其刃。愛次郎名道隆。攻苦修文武。嘗歎皇室式微。登霧島山。潔

卷下
齋七日。以祈國家安甯。先是語同志以不抗上意。至是死。果如其言。新七見之大怒。拔刀擊五郎。交鬪三四反。互負傷。新七刀折不暇。拔副刀。手搏五郎。壓之。壁大呼曰。與予併刺。有應聲而貫之者。二人俱斃。新七時年三十八。而樓上人曾不之知也。聞紛擾聲。不知有何變異。弟子丸龍助下階。大山格之助自下斫其腰。創彌重。不屈。舉刀與數人格鬪。斃亂刃中。橋口傳藏繼下格之助。橫擊其足。傳藏直前赴之。轉踏。終見殺。西田直五郎亦下上床敬藏。執槍自下突之。乃仆。森山新五左衛門上盾將出。聞爭鬪聲。直橫刀向

之。身負數十創而朴。橋口壯助奮鬪。負深創。自肩及乳。氣息將絕。見幸五在前。請一杯水。幸五汲而與之。壯助欣然曰。我輩雖死。尚有卿等在。毫無遺憾。天下之吏。幸善謀焉。言畢而瞑。時事起倉卒。旅客狼狽。欲爭先遁走。紛囀殊甚。美玉三平在後房聞之。以爲伏見奉行使捕手來圍。大呼曰。敵兵至矣。宜縱火快戰。舉坐大驚。吉田清右衛門。西鄉新五。伊集院直右衛門。篠原冬一郎等二十五人。齊起攜刀劍將突出。柴山龍五郎先之。欲下階。格之助幸五郎等植血刃在其下。如埃諸士至者。幸五抵掌連呼。龍五曰。吾奉君

命來此。姑且緩之。若有意見。宜謁公上陳。眾聞之。如
毫不省者。幸五左右袒。棄其兵。合掌曰。諸君猶疑予
言乎。請速應之。不可有他。龍五郎曰。然則與同志詳
議矣。言未畢。西鄉伊集院二人委刀而下。幸五等喜
形於面。諸士見之稍安。各就坐。合議。或曰。屠腹謝罪。
或曰。謁公具陳意見。紛紜不決。真木和泉田中河內
介二人自別階升。坐榻。眾專論之。曰。久光公欲與諸
君共大事。而今失其期。不可復爲也。不如謁公謝之。
眾以爲然是。夜齊發。伏見謁久光。叩頭謝罪。請隨行。
東下。不聽。護送薩摩。命謹慎。關止之時。謙助蘇生直

五新五二人亦尋蘇。明日罰違命。賜死。謙助等使自
刃。謙助乃洗眉間血。拜京師。謝勤王無功。更拜藩主。
屠腹而終。新五左衛門亦如之。山本四郎爲島津氏
重臣。關山糺家人。藩法陪臣有罪。例捕縛之。是日見
輕卒數人。至拔小刀抗之。傷一二人。屠腹而伏。輕卒
將縛之。橫目附土田某謂其死于王事也。載竹輿。昇
之。送至藩邸。在途死。翌日遂葬新七等八人於大黑
寺。新七爲人。痘痕滿面。色頰黑。而性豪邁。不爲物屈。
自幼抱勤王志。罵詈幕政。無所忌憚。人稱曰。今高山
云。烏呼。新七諸人。皆一時豪士。敢抗君命。豈無所見

哉。奉君命殺之。亦出於不得已。要之莫非憂國精神。所在比諸伴食宰相。媚外客保寵祿。揚揚有得色者。奚啻天淵相懸。自君子觀之。必有任其責者焉。若諸人所爲。未可以過激毀之也。

中山公子忠光

自有霸府以來。公卿子孫。袖手旁觀。無一人堪將兵者。靡靡艷歌終身。舉世咎之。至安政中。乃有中山公子忠光。姊小路公知等。皆豪邁過人。而忠光尤爲優異也。忠光者。正二位大納言忠能第三子也。加冠敘從四位下。任侍從。幼有文武才幹。好義俠。廣與四方

志士交好。絕無執袴子弟之態。文久三年癸亥冬。脫走長門。潛匿白石正一郎家。告父請絕。繳納官位。與兵卒伍。擊外船于檀浦。眾賞其驍勇。未幾。皈京。時朝議將幸大和。遂攘夷狄。爲松本衡吉村重鄉等所推。挈壯士三十餘人而發。八月十五日。赴大坂。抵常安橋。逆旅。艤快艇二隻。載兵器彈藥。稱勅使先驅。赴長州。解纜出天保山外。遽命指泉州。遭風順。船駛海月。照映。衝高聲唱曰。海乃面月。乃伊佐。與布間毛侍須。忠光乃應曰。波耶乘奴計。與木津川乃口。眾聞之大振。因稱天忠組。截髻投海中。忠光頌軍令。有言曰。諸

軍。每。朝。遙。拜。伊。勢。太。廟。及。京。師。禁。省。一。心。誓。報。國。家。
之。恩。勿。得。貪。貨。財。奸。婦。女。放。火。神。祠。佛。宇。私。殺。降。人。
懷。私。怨。相。棄。捐。遂。達。界。港。入。傳。舍。理。裝。直。向。河。內。次。
早。遣。吉。村。重。鄉。尾。崎。孝。基。於。狹。山。軍。營。實。北。條。相。模。
守。所。戍。屬。相。模。守。臥。病。使。老。臣。二。人。出。接。重。鄉。曰。天。
皇。幸。大。和。且。親。征。吾。曹。募。義。兵。迎。鳳。輦。請。出。援。今。夕。
當。宿。甲。田。村。水。郡。長。雄。家。請。來。陳。貴。意。乃。去。投。長。雄。
宅。製。菊。章。旗。等。及。夜。深。將。發。相。州。老。臣。馳。至。曰。扈。從。
親。征。不。敢。後。矣。十。七。日。詣。村。上。帝。陵。于。觀。心。寺。拜。楠。
左。中。將。首。塚。獻。幣。物。以。禱。戰。捷。是。日。藤。本。真。金。率。同。

志。自。陸。路。來。會。聞。五。條。代。官。鈴。木。源。內。素。嘗。貪。暴。率。
眾。襲。之。源。內。逃。上。田。政。則。跟。捕。島。義。親。刎。其。首。池。定。
勝。森。下。茂。時。等。遞。進。捕。元。締。長。谷。川。岱。助。以。下。四。人。
斬。之。縱。火。于。廳。退。次。櫻。井。寺。入。夜。伴。林。光。平。等。亦。尋。
至。翌。日。梟。源。內。等。首。于。五。條。驛。外。榜。示。曰。鳴。三。百。年。
之。私。義。蔑。開。闢。以。來。之。天。恩。辱。國。家。助。夷。狄。遂。召。近。
傍。村。長。等。諭。討。幕。旨。免。今。年。田。租。徵。糧。於。三。歲。村。適。
學。習。院。出。仕。平。野。國。臣。傳。廷。臣。旨。來。戒。輕。舉。忠。光。書。
意。見。命。鶴。田。道。德。從。國。臣。入。京。以。聞。既。而。朝。廷。遽。聽。
幕。吏。執。奏。黜。諸。公。卿。言。尊。攘。者。停。毛。利。氏。禁。門。護。衛。

稱親征非上意。京師守護職。松平容保令諸藩討忠光。稱亂賊矯詔。忠光將抵十津川。謀後舉。遇安積武貞。岡見經成等二十餘人來援。二十日命池定勝等六七人留守五條。乘夜至坂本。翌日據天之川要害。差衡重卿等於高取。十津川。高野各處。徵金穀募兵士。容保恐眾蜂起。命京尹諭示四鄉。捕斬忠光黨而土豪野崎主計等應忠光募。率農兵一千二百人來會。高野僧徒亦來呈誓書。勢頗振。二十五日郡山和歌山二藩兵進抵御所。高取城主植村駿河守違約據城不敢輸糧。忠光怒。二十六日早旦砲銃齊發而

進。忽斃數人。山蹊險絕。進退不便。敵發石榴彈。我軍潰退。次天之川。二十八日聞尊攘議息。我軍負朝敵名。會眾議將航西南。高取郡山。彥根和歌山兵自四面來蹙。九月九日森下茂時等十五人與十津川銃兵十人夜襲彥根軍于下市。大破之。敵軍狼狽潰走。十五日敵勢又合。自三面奄至。彈丸雨注。我軍不支。放火次舍。走次長殿村。無復爲後拒者。十九日踰玉置山。至紀州本宮。險峻不可言。二十一日橋本綱幸鄉導。至攝之白川村。遇津兵遮攔。燒棄兵器。踰伯母峠。二十四日暮過廚子口。彥根和歌山兵來圍。忠光

挺身突入敵陣。斬二人。傷七八人。潰圍而過。從者十餘人。麾之使散。去期再會。自左山中行。欲與死者上田正則等七人。出入深翳。攀緣巖洞。二十五日。竄伏陰崖幽谷之間。時從高處遠覘。砲響殷殷。達耳終日。入夜踰宇陀間道。曉達三輪山。潛匿民家。二十七日。踰河內大和兩界之嶺。亭午達大坂。入長門藩邸。日晡乘漁舟。掛席遁抵長門豐浦。元治元年甲子十一月五日。病卒。或曰。酖之也。或曰。遇刺。未知孰是。年二十二。藩主葬遺骸于綾羅木村。立祠祭之。明治三年十月五日。朝廷詔停父子義絕。復官位如故。贈正四

位。賜祭資料三百圓。烏呼尊王討幕之說。其所由來者久矣。能實踐之。使世注想開闢以來之天恩者。莫先於公子。公子勇義成性。自祖考遺傳使然。雖有輕舉之失。出於疾邪之甚。其有功於皇室亦大矣。安政中。余在京師。聞公子豪邁不羣。欲侍講讀。或謂其暴悍不可親暱者。假令薰陶得其人。以保其身。則其策勳豈止於是哉。或身爲皇室姻戚。首唱大義。而其位不過正四位。使媚愚民阿外客。保祿固寵。臣妾生光者。視之。豈不愧且死哉。中山氏臣田中綏猷。本但馬人。小森某子。登京爲田中近江介。義子。配其女。稱河

內介敘正六位。嘗與志士謀攘夷。恐累及主家。見忠光陳意見。辭職隱居。遂巡九州遊說。甚力。當島津久光入朝。走浪華。隱于薩摩。即飛檄九州大會。同志將襲關白九條氏。以清君側。滿朝恐懼。命久光鎮撫之。久光斬其藩士八人。餘皆押送其國。綏猷見護。抵薩在途。爲人殺。亦一時之豪也。忠光告父請絕。繳納官位。蓋有感於綏猷等賞勳局賞之。止於如此。比諸姊小路公知。主攘夷。使幕府責其違臣禮。巡攝海嚴守。備爲客所刺。天皇震悼。贈參議。右近衛權中將者。果何如也。當時從公子殉難者甚多。往往贈位。有那須

重民。本土佐巨室深尾氏家臣。濱田某三子。身長六尺。長武技。與吉村重鄉唱尊攘。爲同志所推。刺參政吉田元吉。遁去登京。遂從忠光與重鄉等同死。特旨敘從四位。今宮內大臣田中子光顯叔父云。

川上彌一

自殺與殺人。皆出於禦侮之志。而不能殺人。則爲人所殺者。世多此例。言之可爲酸鼻。如川上彌一。知爲人所殺。而自殺不敢殺一敵人。不可謂勇。且仁哉。彌一者。長州藩士也。名正義。爲人豪勇。有氣節。夙唱尊攘大義。欲致身報國。文久三年癸亥。代高杉晉作爲

奇兵隊長砲擊夷艦有功。聞中山忠光舉兵大和。欲應援之。與平野國臣議推澤主水正宣嘉為大將。十月二日乘舟。八日達播州鹽濱。聞忠光敗。眾欲散去。正義與戶原卯橘持不可。欲招忠光殘兵。且募但丹志士。主水正以為然。乃合三十餘人。抵但馬生野。據延應寺。彌一改姓名曰南八郎。取諸唐張巡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之語也。十一日舉旗山口村。襲生野代官所。會代官川上伊太郎不在。命吏員盡遁去。遂取之。定為駐軍所。廣募兵食。免今年田租。國臣後二日。至是日來會。翌日命市人製菊章軍幕。提

燈等。有浪士劍客數百人。將行取丹馬入京。訴七卿及長侯父子冤。幕府命姬路明石諸藩追討。諸藩兵自四面來蹙。我軍出戰。多望風遁去者。彌一等奮戰不屈。十四日國臣等會眾議進退。彌一奮然作色曰。我輩舉事。而為幕府討。固當然耳。事勢至此。安得喪膽驚惶。且夫今次之舉。豫已決議。事成必復親征。攘夷之議。不成。橫屍原野。今也大和失守。幕兵奄至。是固吾輩宜死之秋也。拋命力戰。傳芳名於千載。不亦愈快乎。議乃決。彌一與卯橘別從農兵。據山口村。妙見堂。既而山城。明清寺僧宗行與但馬人高橋孝太

郎。多田彌太郎。肥後人。旭竹史阿波人。深尾源治郎等。從主水正潛匿。國臣等爲敵驅散。自間道逃去。彌一等十二人。盤據其地。不敢退一步。須臾敵大至。農兵望見。遽反覆。自山頂亂墜大石。我兵進退維谷。欲快戰而死。彌一止之曰。吾輩十一人。敢當前後大敵。死乎。士民之手。恥莫大焉。不若自刃。以爲攘夷先登。交杯訣飲。卯橋呼曰。我乞爲黃泉之東道。乃屠腹。彌一曰。余爲諸君介錯。且爲諸君殿。介錯謂助自盡也。眾聞之。一時伏劍。彌一悉殞其首。畢。刺刀于腹。更自刎而死。年二十一。其十一人曰。戶原卯橋曰。中條熊

太郎曰。長野熊之丞。曰。下瀨熊之進。曰。井關英助。曰。伊藤百合五郎。曰。白石廉作。曰。小田村信之進。曰。久富豐。曰。和田小傳次。曰。西村清太郎。卯橋名繼明。秋月藩士。家業醫。嘗爲木下業廣弟子。又入鹽谷世弘門。受命蟄居。廣論時事。上之。乘夜脫走。至此。熊太郎名基好。出石藩士。常誦盡忠報國四字。請父上京。遂志不聽。乃遺書于家。去仕姊小路少將。當少將遇刺。拔刀逐賊。傷之。抱少將而飯。朝廷賜白銀五枚。遂從主水正于此。廉作名資敏。赤馬關豪商正一郎。資風之弟。往來薩摩六次。上言時勢。薩侯感賞。托糧米四

萬石。供緩急用。當島津久光上京。傾家產。營辦資用。保庇中山忠光。極其懇篤。久坂通武砲擊美人。常與通武同烈戰。高杉晉作編奇兵隊。首入其伍。以致國人來集。至家告破。產毫無回顧。藩侯賞之。進列士籍。其餘皆長藩人。與正義同功一體者也。高杉晉作嘗追惜彌一與吉村重鄉。作詩弔之曰。知己從來懷二君。繫囚不得并雙墳。日東正氣冠天地。休說張巡與霽雲。其末書曰。重鄉類張巡。正義類霽雲。然二子節義固非巡雲之所及也。重鄉土佐人。慷慨憂世。廣與志士

交。說島津久光以舉義兵。與有馬新七等密議事。覺薩人傳朝命。送致其國。後復上京。與松本奎堂藤本鍊石擁中山忠光舉兵。大和不克。自屠而死云。烏呼。當時人心固執。攘夷如此。無一轉移之術。而欲壓制之。壓制不息。繼以誅斬。是德川氏之所以一敗不振也。彌一等不殺敵而自殺。敵人莫不感歎。久之其名益著。其有功于皇政復古者大矣。

清水精一郎

嘉安中國人惡外客殊甚。由其不悉外客情實。或有至殺身毫不回顧者。謂之忠臣義士。殆不可而謂之

果非舉則過矣。清水精一郎者駿州土豪也。爲人慷慨敢爲。膽氣過人。年二十餘。抵江戶。聞一橋黃門賢往委質。時攘夷論盛起。精一郎謂不可一毫毀辱國體。視外客猶仇敵。一日赴橫濱。休茶店。見外客二名。騎過。幕吏數十隨行。外客指精一郎。邦語連呼浪士。精一郎聞之大怒。取捷徑先行。伏篠篁中。候二酋過。跳而出。先斬大酋。小酋開拳銃擬之。精一郎翻身繞傍馬腹。執足擲之。又斬之。旣而諸外人及眾從者至。相視愕。貽膽落。小酋未暝。有一人挾去其眼。將玻黎照寫之。其羣中有一士人。急裝縛衣袴。背著桔梗花。

章者。外客大憤怒。告幕府使物色。更督之。期七日。間捕獲。否則償金五十萬兩。精一郎旣斬二酋。脫去入品川妓樓。痛飲數日。盡散其所懷金。樓主疑之。密告官吏。來將捕縛之。精一郎叱曰。我清水精一郎也。前日斬英夷首。微汝來捕。固將自訴。連飲數杯。就縛。市尹某詰其所以。斬則辨攘夷一點耳。某不復詰。反寬遇之。致諸橫濱。使外人甘心焉。五酋會議。按其刑。美人亞爾格曰。義士也。吾請贖之。四酋許諾。復致之官。請贖死。市尹召精一郎。告以故。精一郎笑曰。公豈喪心乎。我日本男兒也。可死則死耳。何請命于羯奴乎。

遂下獄。元治二年乙丑正月二十八日。磔精一郎於橫濱。以謝五國。勇哉精一郎之舉也。其跡雖暴。其心實存報國。一身已死。而五國不致輒侮我。可謂忠矣。以今日言之。固爲狂行。如當時安得以狂行目之。據外人以爲義士。則知尊攘發於赤心者。決不可已。而尋後議和。亦不甚難也。爲政須轉氣運。否則順人心而已。不堪眾者。自古每每有之。使熱心欲死於寇者。甘心陣歿。吾有餘力。以致其後。又何難之有。是宰相之任也。當時宰相不得其人。使忠志之士吞恨而死。可勝歎哉。

武田耕雲齋

水藩諸臣。主張攘夷。莫非正黨之士。皆在奉其君尊王之旨。前後就死。幾百千人。而天下翕然稱之。以爲忠蓋所致。如武田耕雲齋等。其最可愍者乎。耕雲齋名正生。字伯道。稱彥九郎。水戶藩士。跡部新入正續長子。以其系出于武田。万干代丸。遂復武田氏。驍勇有膽畧。好兵法。善論時務。文政十二年己丑。任使番。時藩主德川齊修有病。無子。執政忌其弟齊昭英敏。欲迎將軍諸公子爲嗣。正生率同志士四十餘人。抵江戶力爭。事終寢。遂立齊昭。弘化初爲少老。齊昭得

謫。蟄居駒籠邸。正生與吉成信貞俱赴江戶。上書閣老水野越前守忠邦。陳齊昭事幕府極有禮。及姦臣結城寅壽結黨流言之狀。不聽。停職屏居。五年見釋。號耕雲齋。從容自適。安政二年乙卯。復少老。明年進爲執政。食祿一千五百石。人材彙進。藩風一新。安政六年。齊昭奉攘夷詔。將行膺懲之典。幕府命止之。奉還勅書。正生謂使世曰。勅書出公強請。則朝幕生覺矣。天位安危。四海治亂。未可知也。宜發使者謝奉行怠慢之罪。明年義徒大唱攘夷。屯集于長岡。馱多正生所養也。遂不至奉還而寢。齊昭薨。正生等廢市川

三左衛門。朝日奈彌太郎等用事。捕縛義徒十餘名。文久三年壬戌春。一橋黃門朝京師。起正生謀事。正生謁天皇。叙從五位。稱伊賀守。市川等廢。時正生黨主尊王攘夷。自號誠心組。組猶曰黨。市川等黨主佐幕開港。號諸生組。諸生組謗誠心組。自負曰天狗。以邦俗謂自負者曰天狗也。在其中間者曰柳派。派亦猶曰黨。謂其如柳靡風也。明年元治紀元春。市川等與幕吏通謀爲執政。廢正生等職。幽之。正生等大奮激。欲抵江戶。訴幕府。糾合三百人。發水戶。抵下總國小金原。先是藤田信竹內延秀等。亦聞市川等謀。大

怒舉兵屯筑波山。號曰監察府。遠近騷然。正生與田丸直允等議。將行而鎮之。至則聽其說。爲之總督。以直允名望尤高。推爲軍帥。以藤田信竹內延秀巖谷信成爲三總裁。餘量才任之。部署既定。乃作白木輿。載齊昭木主。大書從二位贈大納言源烈公。使白衣卒昇之。乘輿而從者四人。騎士八人。長槍銃砲各一隊。鹵簿凡二百餘人。發筑波向日光道路。舍次用葵章紫幕。既抵日光。見日光奉行小倉某曰。我烈公奉攘夷之詔。事未成而薨。堂堂神州。遂受蠻夷之侮。吾輩傍觀。不勝忠憤。切齒之至。將藉烈祖之神靈。以掃

攘橫濱醜虜之巢窟。請借寺院以爲舍館。某日告幕府而後聽之。直允等謁東照公廟。乃退軍太平山。傳檄四方。壯士來屬者日眾。諸生黨欲攻之。率藩士三百人赴江戶。請援於幕府。直允率兵復移筑波山。正生提六百餘人屯小金原。將搗橫濱。六月市川等引導幕兵而至。全軍三千餘人。館于下妻各處。筑波軍部署兵士凡一千餘人。直諒傳酒一軍勗之。與戰。斬小林某。次日夜五更。藤田信等五將跨馬帥兵三百餘。鼓螺吶喊而進。亂發大砲。聲震天地。幕吏永見某單身逃。乘勝縱火蹂躪。天明上八幡山命餐。乃還筑

波直諒大悅。傳杯犒將士。八月幕府命水府支藩松平大炊頭賴德代藩主鎮撫常野。大炊頭抵小金原。先說正生。正生義正言順。大炊頭感服。俱赴水戶。浪士來從者甚眾。全軍四千餘人。八月十日進次吉田村藥王院。遣使水戶將入城。諸生黨大驚。集議使人來謁曰。公入城亦可。若他士則不得入。大炊頭與正生等怒。諸生黨進軍。正生等乃向朝日奈市川二人宅發大砲。進渡那珂川。襲敵營破之。乘勝疾攻。敵亂射大砲。走那珂湊。十六日正生乘曉霧進軍。吶喊縱火。湊第一街烟焰蔽天。敵皆敗走。正生與大炊頭議。

欲諭諸生黨休戰入城。遣使說之不肯。縛使者。砲擊大炊頭營。正生謂彼大逆無道。宜殲之。無噍類。乃連發大砲。既而幕吏帥兵來。諸侯兵來援。我軍連不利。大炊頭爲幕吏所欺。遂降。書生黨傳幕府命。使自裁。殺其從者。榜示衢路。以招降者。我軍不欲抗者相議而下。正生與田丸藤田等八百餘人。謀上京訴心事。出野州赴上州。會幕府命諸藩追擊。且戰且走。時天方雪。兵士凍餒。崎嶇間關。抵越前。先是慶喜聞正生西上。請爲大將。率會桑諸藩兵擊之。命加賀兵爲先鋒。正生聞之。令兵士解戎裝。遺書加賀陳營。陳情哀。

訴。加賀藩軍將永原甚七郎等周旋甚力。而幕吏議不納。上書一橋黃門。亦不省。十二月遂降加賀軍門。致書甚七郎有言曰。正生等業已與幕府兵抗戰。以犯大法。自知死尚有餘罪。雖然。正生等心事固青天白日矣。苟蒙流賊之名。則千載之下。死而有遺憾。請尊藩垂武門之情。爲正生等善辨解焉。決死一言止于此。他不知所言甚七郎置正生等于敦賀本勝寺。及其他二三處。待遇甚厚。而幕吏惡之。殊甚。翌年二月。處斬者正生以下凡三百五十餘人。其餘流竄各處。有差送正生首于水戶。肆諸獄門。於是海內人心盡

離幕府。而其亡也決矣。正生年六十二。田丸直允年六十一。藤田信年二十三。山國共昌年七十三。竹內延秀年三十五。獨岩谷信成適出在外。潛匿得免。正生被刑之日。天陰風烈。尋斬諸囚四次。每一次有陰風至。人皆異之云。

久阪元瑞

長藩言尊攘。推吉田松蔭。松蔭死後。其門人久坂元瑞。高杉晉作等。特以節烈著。蓋其智非不察攘夷之難。而其志欲果尊皇之實也。久阪元瑞名通武。字實甫。元瑞其稱一稱義助。號江月齋。長門藩士也。父爲

醫官早歿。兄眞稱元機。倜儻超羣。常以外事爲憂。折節讀洋文。譯書數十種。率係大砲銃隊事。又嘗譯述種痘書。闔藩多免病痘。有一洋學者。謂元機曰。某月日。正當泰西正朔。請置酒會友。元機罵曰。病癡子。吾安奉彼正朔乎。安政初歿。元瑞不欲業醫。受兵學于吉田松陰。松陰稱爲少年奇才。國士無雙。後遂以女弟配之。元瑞又欲知海外事。入藩校博習堂。研究洋學。年十七。入遊鎮西。遂經山陽東海。抵江戶。到處審其山河形勢。察諸藩政。教武備。與志士交結。歲餘而歿。二十再抵江戶。入芳野金陵門。講習漢學。見外客。

跋扈。大憤。與水戶及薩土二藩志士密議。將襲而殺之。藩主聞之。遽命飯國及井伊氏遇刺。雀躍曰。世局庶乎其一變邪。文久二年壬戌春。與高杉晉作等俱入京。著回瀾條議一篇。述王政改革之策。時藩主父子在京。與薩土二侯議國是。十月。藩世子奉朝命。與敕使其赴江戶。與幕臣妥議。元瑞隨行。周旋甚力。久之不決。大歎幕府因循。與高杉晉作議。將抵橫濱。縱火洋館。脫走而行。世子聞之大驚。馳馬到大森。見元瑞等。咎其輕舉。且諭且泣。二人流涕頓首曰。臣等狹中殆誤。公死有餘罪。遂從世子。飯邸。世子留江戶數

月不得要領而皈。元瑞請留江戶。蓋欲有爲也。先是幕府爲英人築居館于御殿山。極宏壯。志士皆憤之。元瑞謂御殿山爲江戶要衝。而使外客據之。猶使盜守庫也。一夕風烈。潛行其側。舉火焚之。眾呼快。而幕府不知其爲何人所爲也。既而元瑞益唱尊攘。藩侯恐其獲罪。遽召還之。明年春上京。入學習院。出入公卿門。大唱攘夷。四月見閣老板倉周防守勝靜。促掃攘期。元瑞以爲攘夷之舉。不可一日緩。而遷延如此。君側邪人壅蔽也。與同藩寺島昌昭肥後轟寬胤等謀。將直詣闕請詔。恐陪臣犯闕之罪。沈思默想者良

久。乃又自奮曰。赤心報國。甯請之耳。一死以謝。則可矣。三人齋戒沐浴。詣闕抗疏。伏地不動。時世子在嵯峨方食。聞之大驚。投箸呼馬。直馳詣闕。告關白鷹司氏。請其處分。關白愕然。朝奏請宥。主上感歎。不問其罪。既而朝廷遽召關西諸侯會於京師。謂幕府矯詔遷延攘夷也。將行幸大和。起兵親征。頒告其旨於天下。以五月十日爲期。志士抃舞雀躍。元瑞名高於一世。於是世子皈國。築堡砦嚴守備。遠近志士聞之。雲合響應。忽得數千人。名曰奇兵隊。元瑞爲之長。後晉作代之云。元瑞之爲隊長也。藩侯命爲先鋒。擊洋艦。

于馬關奮戰激鬪遂得攘之朝廷大賞其功藩主亦進其資格爲參政既而聞姊小路少將爲人刺殺元瑞曰胡爲其然也八月十八日廷議俄變禡三條公以下十二人官職停其參朝遂長藩所守堺町門兵命薩摩會津諸藩守之元瑞聞變急登京悲憤竭力欲回廷議敕使來諭固請不聽謁關白訟幕府亡狀禁城九門盡鎖不許長人出入元瑞益激怒破關白後門直昇殿舍見關白切齒扼腕反復論難關白與諸公卿不知所答元瑞乃退據方廣寺謀擊幕吏不果遂奉七卿皈長門自是京師益多事物論洶洶元

治元年甲子藩老臣福原越後益田右衛門國司信濃等率兵登京上書訟藩主寃請允入京分屯嵯峨伏見天王山三處元瑞變姓名曰松野三平別按兵在天王寺諸藩志士多來屬者六月二十四日元瑞與筑後眞木保臣筑前中村無二及同藩寺島昌昭入江弘毅等作文連署呈閣老稻葉美濃守請獻之禁闕大意謂讒誣欺罔之徒誇衒敵人富强砲艦巨大艷稱奇技淫巧濫出日用物貨不知國家榮辱在國體嚴立與否不在一時勝敗主張武備充實之說經十年無一驗十年之後視今猶今視癸丑以來而

已不省。七月十九日昧爽。元瑞與國司信濃來島政久等合謀。國司來島率九百人自嵯峨入。元瑞與入江弘毅率五百人自山崎入。將殺會津侯松平容保等。入闕哀訴。元瑞與來島先破石山八條二氏後門。進入郭內。砲擊容保等所守凝花洞營。進到蛤門內。勸修寺氏門前。時所司代桑名侯兵。戊御庖門。會津兵。戊宜秋門。而島津氏出兵援會津。與戰。眾寡不敵。退據鷹司氏邸。井伊福井桑名一橋等兵。自四面來圍。彈丸雨注。容保下令放火上風。元瑞馳火焰中。奮戰甚力。既而負傷。流血淋漓。殆不能步。自知其不可

免。囑入江弘毅以後事。弘毅欲與死。通武怒而尼之。且曰。諸君退兵。據天王寺。與嵯峨。伏見。兵合謀再擊。眾乃突圍奔山崎。國司等亦不利而退。元瑞上樓。屠腹。投身火焰而死。時年二十有六。寺島昌昭既負傷。在鷹司氏邸爲火焰圍。從容吟絕命詩。與元瑞同屠腹。年二十二。入江弘毅將突圍出。中敵丸斃于門外。年二十七。諸人皆松陰門人。稱一時之英。松陰深屬望。弘毅愛其誠實。與高杉晉作才識。並稱曰。聯璧云。來島政久率眾奮鬪甚力。遇敵彈中胸而歿。部下死者尤多。烏呼。元瑞一心尊攘。率先天下。雖云過激。發

於至誠必有此心。然後可處萬變。蓋謂義可爲。以必死當之。而不見事不可爲也。豈尋常人物所能企及乎哉。

高杉晉作

高杉晉作名春風。字暢夫。號東行。晉作其稱。山口藩士高杉春樹之子也。天資英邁不羣。識見過人。幼時好賦歌詩。已而廢之。惟攻兵書。年十九。從吉田松陰受教。松陰素稱久阪元瑞國士無雙。及獲晉作大喜。每議事多延晉作。然晉作任才不羈。元瑞守教攻苦。故松陰常稱元瑞動抑晉作。晉作爲之發憤。業大進。

元瑞歎曰。晉作非吾所及也。晉作聞之曰。元端天下之奇傑。我可得與之比乎。松陰聞之欣然曰。二生推讓如此。國家之福也。晉作元瑞適同庚。時人稱爲聯璧。文久紀元辛酉春。擢爲世子近侍。是冬。幕吏將航上海。藩主命晉作從行以諜其狀。賜資五百金。至長崎。則幕吏將俟明春發。晉作謂與彼豪遊。金盡於此。他行亦有嫌。乃以百金買屋。贖妓閑居。以俟明春至上海。八月復命。其冬游學江戶。入昌平黌。及大橋訥菴塾。委身學事。嘗與元瑞謀燒御殿山英人館。事漏奔京。三年夏。飯菽城。藩主憫其志。不問其罪。晉作惶

懼。屏居松下村。六月五日。赤間關之役。長軍不利。藩主召晉作委軍務。晉作大喜。建議編奇兵隊。不擇貴賤。不問士庶。長人揚武。實由此隊編制。未幾。脫藩上京。元瑞不悅。曰。若輦下兵。吾指揮之則足矣。至於奇兵隊。非君不可。君何曠職之甚也。晉作以爲然。飯藩則見繫于獄。是爲元治紀元甲子三月。而七月禁門之變。晉作得免乎難。秋八月。英美二國又來寇赤馬關。晉作受命督軍。時執政媚幕府。專事從順。以壯輩疾之。呼爲俗黨。及冬。黨議大起。晉作遁至福岡。窺之。俗黨目國老等。嘗唱勤王者。爲矯命誤國。捕三國老。

及其時用事者。或禁錮之。或下諸獄。幽藩主父子于寺院。遂命三國老以下十餘人自刃。唱勤王者皆被連坐。晉作聞之。潛販赤馬關。時諸軍集合在伊佐村。而唯遊擊一隊在此。晉作入其隊。告眾襲擊俗黨。眾遲疑不決。晉作怒曰。國家危難迫矣。何拘常法。碌碌拱手就戮乎。眾奮袂而起。二年正月。攻伊崎營。逐其隊長藏田豐後。與伊佐諸軍合襲繪堂村。斬其隊長財間新三郎。遂入山口。與井上聞多謀更編一隊。曰鴻城軍。乘勢攻佐佐並俗黨別軍。二月。遂獲夷黨難鳩。集一藩人心。初俗黨號令矯君命。其旗章皆用一

字三星。公家徽號也。我軍望之大沮。晉作笑曰。賊敢用公家徽號。我於用之乎。何有命作一字三星旗。軍氣大振。先是幕府命國老等自刃。疑惑未解。而有此內亂。聞其出於晉作所爲。命藩主押送晉作等。一藩固結不敢奉命。慶應二年丙寅六月。幕府決議出兵。再攻長。紀州藩主爲之總督。井伊榊原等兵自藝州。烏取及松江濱田福山兵自石州。熊本及小倉中津柳川兵自豐後。幕府海軍與松山兵自大島郡。同時齊進。晉作與諸士謀定軍所向。太田市之進。石川小五郎向藝州。大村益決郎佐佐木男也。向石州。晉作

與山縣狂介向豐前。唯大島郡屬孤島。且非要害。故不留多兵。幕軍偵知之。遽來攻。勢甚急。晉作聞之。與狂介謀。夜潛乘汽船。冒大風雨。突出敵艦中央。猝發巨砲。擊之。乘勢而進。斬松山隊長佐久間一學。敵驚愕失措。晉作激汽煙疾馳。突圍抵豐後洋。敵欲逐之。旣以爲是薩兵來援。長誘我也。乃止。室津以西海濱。皆得脫。兵燹。十六日。聞九州敵軍來進。去歲我軍與外艦戰。小倉軍傍觀不救。今又引敵來寇。我軍不堪忿忿。晉作將兵艦三隻。攻田浦砲臺。放火奪糧。食兵器而退。明日又襲門司砲臺。殺守將小山左近。進擊

大浦里營。走其督將小笠原長行。進取小倉城。長藩威震于海西。長防兵權一販。晉作三年丁卯四月。晉作過飲傷肺。十四日歿于馬關。年二十九。其罹疾也。藩主屢慰問之。長人禱於神祇者數萬人。晉作初放逸無賴。爲父所逐。因薙髮謝之。去抵江戶。乘外舶學火技。外人賞其敏捷。後爲奇兵隊長。蓄髮未長。身被白綸子衣。著古錦襪袴。手把蛇眼笠。足穿高木履。攜妓六七輩。高歌舞蹈入營。一營皆駭。其與肥兵戰于足立山下也。身著綺衣。或曰。盍戎裝。晉作微笑曰。破鼠輩何須戎衣。藩士富永某赤根某並以才幹稱。晉

作獨不之稱。後二人皆因事敗。人皆服晉作鑒識。嘗在長崎讀耶蘇教書。慨然歎曰。其言頗似王陽明。而其害國家治安也甚矣。烏呼。晉作所爲。悉出人意表。而發之於正義。能奏成功。蓋由其人物既高。學殖有素。求諸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如耶蘇教流毒。必有善處之者。使其保中壽。動心忍性。以輔翼太政。決不致如今日人心腐壞。侮滅君父也。豈不惜夫。

月形洗藏

明治中興之業。推水戶薩長爲第一。皆自祖宗遺傳使然也。就一人言。則諸藩亦多其人。率有儒術助之。

儒者之功亦大矣。如筑前人月形洗藏蓋其巨擘云。洗藏名詳字伯安號格庵洗藏其稱福岡藩士深藏弘之子也弘字伯重號漪嵐嘗至江戶受學古賀精里飯承家襲食祿百石爲學校助教轉赤馬驛奉行無何致仕性慷慨憂國尙氣節觀人多不當意惡諂諛一生不伺候權門爲所構誣失職見幽于家躬秉鋤耕後圃而傷時之念不能自禁用意過當遂憤發病文久中歿于家洗藏自幼好學受訓家庭務辨王霸內外嶽嶽有大節嘉永三年承父後班馬迴役後爲大島定番未幾辭職萬延元年庚申五月藩主將

東觀江戶上書諫之大意謂今日急務在明尊玉大義繼祖先武功宜舉賢才革弊政勿後機會八月謁藩主說以天朝爲共主幕府非我君宜賑恤窮民嚴修海防開言路正賞罰其言甚剴切藩主深嘉之洗藏涕泣而退十一月遽見捕保放中老立花某家父及弟順叔父建等盡錮于家明年沒收家祿幽御等郡古賀村在獄終日整襟端坐無惰容或賦詩讀書或口授監守者經史以遣憂悶倣文天祥正氣歌作古詩一篇以述其懷三年六月遇大赦還家然竟不得外出元治元年甲子五月見釋復祿爲町方吟味

卷下
三
役時長藩將向禁闕訟寃。爲會薩兵拒擊敗還。薩長相隙。洗藏謂諸藩勤王莫厚於薩長。兵強國富亦推薩長。而二藩交惡如此。何以恢復王室乎。宜莫如使二藩和親。相扶說諸知友。無敢然之者。獨早川養敬大服其說。聞對馬人平田大江素主尊王。使人說之以諭長人。會長藩高杉晉作避難遁來。洗藏素識晉作。因與同志謀使之潛匿。聞尾張大納言慶勝率三十六藩兵攻長。謂不如使長藩謝罪以圖無事。見執政等說之皆以爲然。因遣小金丸種美及大江子主米于長。更使數人百方說諭。藩主亦遣使總督建言。

其意且命重臣加藤德成遊說解兵。總督納之。令戮元謀重臣。抵軍門謝罪。而幕吏猶恐有後難。勸總督押送五卿。時長老臣等擁其主據萩城。奇兵隊奉五卿屯高山寺。隊兵謂藩主爲姦黨所擁。以必死奉五卿。於是總督命福岡使臣諭奇兵隊以迎五卿。藩主乃命洗藏往諭。洗藏辭之。然無他人可使也。慨然謂臨難顧身。丈夫所不爲。決死而發。使早川養敬先行。身至小倉。見西卿隆盛。說以薩長從親。養敬抵長。說隊兵等曰。洗藏吾師也。心主尊皇。將謁五卿。請子等爲先容。隊兵皆諾。十二月二日。洗藏達赤馬關。同藩

士中村無二先在隊中。出面曰：我輩從三條公。若徒之他藩。則又將誰侍乎？況於諸隊兵死生奉之乎？輕發此說。禍且不測。洗藏冷笑曰：與足下別久矣。不圖聞此言也。足下偕弟無可脫藩。無可爲國致身。而足下不知爲天下救生民。唯美服盛裝。專爲己謀。是果何心也。正辭責之。無二慙服曰：吾過矣。吾過矣。請助子周旋。洗藏大喜。與百金資之。三日遂赴高山寺。上謁五卿。陳藩主旨曰：請諸公一爲國家忍辱西渡。吾藩從總督命奉迎。決非爲一己計也。幕府有司等欲使長侯獻城護送諸公。然後解兵。總督不聽。俾諸公

移他藩矣。抑征長諸藩亦皇國臣民耳。彼我交鋒。傷損生命。其害曷限。諸公一出周防。則諸軍一朝解圍。長人得處寬典。外臣藩主亦當與薩侯等謀奔走盡力。事無不濟矣。諸卿聞之。以爲大然。三條實美自書倚賴旨以授之。洗藏乃見五卿從士水野正名。說以與西鄉隆盛議。俟西渡後。奏請皈洛復職。與諸藩謀斥逐幕府姦吏等事。正名無復異辭。隊兵聞之。騷然或欲以必死拒之。曰：有來迎五卿者。邀擊殲之。洗藏與養敬大驚。往見隊長高杉晉作曰：君罵薩藩爲有姦謀。殆非也。如西鄉隆盛尤能辨正邪曲直。欲爲國

家報效。其言曰：有敢迫禁闕者，毋論何人，不得不捍禦。如其擊退貴藩兵，是公敵也，非私憤也。貴藩自稱正義，而擁五卿爲奇貨以亂天下，則其義安在也。晉作聞之，有慚色。洗藏又說曰：荻城主張俗論，見三條公書，知其決意西渡，而諸君拒之，則將颺言曰：不唯背君命，兼違諸公意也。曲直所皈，非勝負所分乎。外患旣急，內訌相仍，長防顛覆不遠。甯若忍其難忍，與薩藩講和平，晉作稍悟，而隊中猶有流言曰：筑前人誘五卿陷死地，謀將刺洗藏與養敬者數。中村無二筑紫義門等，日夜爲二人防虞，纔得皈無事。旣而五

卿西渡之議決。二月十七日，總督下令解兵，諸藩無復一人死傷者。明年正月，復命臨皈，長侯贈名刀一口，銀若干，以賞其勞。及五卿達太宰府，洗藏出迎，厚饗之。適長防大亂，分爲兩黨相戰，幕府疑其出于洗藏等議，命幽閉。從弟七郎亦坐此閉居。九月，繫獄。與同志十三人論死。年三十八。是爲慶應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洗藏長文武，攻究兵法，精通論語易二經。又窮兵學秘蘊，不欲爲儒生武人，與人交，直言抗論，故屢被嫉。與西卿隆盛意氣相投，隆盛深賞之，惜其不周遊佗國。曰：予欲與月形氏歷游四方，以成就其才。

果然則今世無復及此人者矣。嗚呼洗藏真儒哉。有大功而不見錄。反陷大辟。何天道報施之左也。顧勢不至此則不足以顛覆幕府而興復皇室。故天縱幕府所爲而不之省乎。然則洗藏之死謂之正命可矣。而又何怨乎。老友蒲生子闇偉人傳。載續正氣歌。慷慨淋漓動人。與藤田東湖正氣歌俱足不朽。可以想見其大節所在矣。

野村望東

維新之際。婦人與有尊攘之功者。筑前有若野村望東。常陸有若黑澤阿時。京都有若近衛氏老女村岡

其節凜然動人。而望東殊爲赫赫可傳也。望東者。福岡藩士浦野重右衛門勝幸之女也。幼名元子。爲人秀慧有氣。工和歌筆札。年二十四。嫁同藩士野村新三郎貞貫爲後妻。有先妻子三人。愛之過所生一家。翁然和輯。年四十二。貞貫致仕。結草庵於城南平尾村。夫婦作歌唱和。以樂山水。人稱其高節。五十二。喪夫。剃髮稱望東尼。邦訓與元通也。自是參禪弔夫。漫遊上國。與諸名家唱酬。聲名大起。時幕吏擅權。蔑如皇室。望東年已六十。深憂之。嘗有京都清水院僧月照遁來福岡。望東與志士議潛匿山莊。後平野國臣

三
畝國亦遷其山莊。文久元年辛酉，欲拜禁闕，詣大和
檀原陵。十一月，與親戚數人發福岡，抵京都，謁諸公
卿，問和歌，觀大和各處故蹟，而歸。聞國臣下獄，贈歌
慰之。後中村無二月形、詳等密議國事，常會其山莊。
五卿之將徙福岡，與月形、詳等議百方盡心，對州黨
難，務救恤其志士，密謁流寓諸卿，陳已所見，其開壽
宴也。三條公賜歌而望東和之，慨世之情，隱然言外。
慶應紀元乙丑，山口藩士高杉晉作避難來于筑望
東，匿之山莊。是歲，福岡藩殺正義士四十餘人，望東
亦以屢與之會，且庇遁，逃得罪，減死一等。流姬島囚

之望，東京同志者死，刺血書心經，副以和歌，各贈其
家，以弔祭之。在島一間小屋，鹹風蜚雨，上漏下濕，雖
丈夫所不耐，而悠然自得。著日乘三卷，曰比賣島日
記。二年秋，長門志士相議曰：使此女丈夫久屈於荒
嶋，吾曹之罪也。潛航鳴，奪以去。匿馬關，高杉晉作來
訪，話舊歎接。既而移之三田尻，遣侍婢懇待之。無幾
罹病，長侯遣醫問之，且贈衣服糖菓。福岡志士聞之，
走來看護。吏卒尙氣者，交來訊望東，欣然曰：蒙斯隆
恩，死奚憾焉。三年冬十一月六日，遂歿。享年六十有
二。望東善諸藝，尤長和歌。然不欲設題，專主事實。雖

詠風月自有寓意殊慨皇室之衰云其孫省亦鞅掌
國事下獄瘦死時年二十四嗚呼一寡婦而唱尊攘
大義志節凜凜可掬古有女丈夫豈望東之謂乎望
東二字蓋寓戀關之意云是時同藩有仙田阿雪本
賤臣女其兄正敏正弘二人盡力王事鞠躬盡瘁而
死阿雪姿色婉麗而寡居守節爲人縫織過活屢濱
饑渴不屈見志士遇窮阨者輒救濟之又且使其潛
匿者不知幾人後官賞之給二口俸明治四年歿假
使阿雪不能守節決不能救人據其窮居救人則知
其守節之堅此蓋有感二兄之志非聞望東之風而

興者殊爲可貴。

駒井躋菴

我國自古醫師感時變慷慨報國者世多有之焉。往
往顯榮用事不似漢土除秦王侍醫夏無且提藥囊
于荆軻外不見一人也。今日廟堂君子亦多出醫師
者而加賀人駒井躋菴則否。可不謂冤哉。躋菴名定
勝。初稱柴田彌次。加賀藩小臣柴田某弟也。上京游
學承醫師駒井氏後。號躋菴。爲人慷慨憂世。常欽長
侯勤王。欲藩主倣之。一日訪某氏。座有一冊子。紀時
事。請借之以眎藩人。主人曰。貴國堂堂百萬石大藩。

而嘗聞有一人爲國家竭力。敢死王事者。跡之何益。躋菴慨然曰。我藩爲天下侮。眞如君言。夫唯然。故吾欲盡心以鼓舞士氣也。聲淚俱下。不能仰視。舉座感動焉。文久三年五月。聞少將姊小路公知爲賊所害。大憤之。急作匿名書。郵送金澤城。藩主大驚。使老臣上京周旋王事。尋知躋菴所作。大賞之。後屢報京師動靜。使藩士交結勤王諸藩。是歲癸亥秋。長侯俄得譴屏居於國。躋菴扼腕切齒。奔走四方。誓欲洗長侯父子冤。屢報本藩。藩世子慶甯上京。不破友風青木秀枝等從之。躋菴周旋使諸士交詣長州諸藩締交。

出入縉紳家。大陳尊攘志。七月十九日。禁門變起。世子在近江。遂奉罷閑命。躋菴被捕。與大野木仲三郎克敏。飯金澤。克敏等屠腹以死。躋菴處終身禁獄。慶應二年八月病歿。後長侯痛悼之。爲建碣于京師云。嗚呼。以一介醫師。動百萬石之大藩。可不謂偉哉。

武市瑞山

維新之際。高知藩富人物。次薩長。而德義純粹者。莫如武市瑞山。其才力足有爲者。莫如坂本龍馬。蓋亦一時之豪俊也。瑞山學主實榮。殆欲爲君子儒者乎。瑞山名小楯。稱半平太。瑞山其號。其先出武知麻呂。

顏色蒼白。狀甚雄偉。而性沈毅有度。寡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幼好武技。而不好學。殆目無一丁。後有所感。潛心讀書。又善畫。文久元年辛酉。瑞山在江戶。慷慨唱尊攘。與水戶薩長諸藩志士往來。及有和宮降嫁之事。志士或謀奪之於路。瑞山正襟曰。諸君何妄也。今日吾輩決不得逞匹夫之勇。宜速。飯藩直言勸藩主。唱大義於天下。於是諸藩士相約。飯國屢有所建議。而言未行。聞薩人與長人謀。將刻日入京。瑞山乃遣同志吉村重鄉宮地正寬于京。攝與二藩士周旋。而藩廳議亦稍變。如從已言者。六月二十八日。藩主

山內豐信奉勅入京。瑞山從之。蓋從瑞山等議也。十月朝廷特命三條實美姊小路公知往傳勅幕府。決行攘夷。公知說豐信請瑞山爲諸大夫。瑞山隨之。東下常侍左右。多所翼贊。十二月。飯京。三年癸亥二月。在京爲藩邸留守。時薩長有隙。藩忌瑞山等。不與長人和。先是平井義比間崎則弘等。旣受譴責。將坐瑞山。於是同志者約。飄首人推戴瑞山。勸投長州。長人久阪通武自側諷之。瑞山慨然曰。諸君等善自處。吾甯直諫藩主以死矣。何忍爲他國隸屬乎。意色甚決。聞者感動。三月奉藩廳命。飯國益盡力鼓舞。闔藩士

氣。六月藩賜平井間崎等死。又有賊殺公知于京師。世疑幕吏嗾使。而薩有櫻島之事。長有馬關之舉。人心洶洶。異論紛起。多憤激脫國者。瑞山不動。陳大義。鎮眾心。屢上言藩廳。謀矯正時弊。一不見聽。至大受嫌疑。而瑞山盡瘁。夙夜匪懈。八月有京師之變。九月二十一日藩遂捕瑞山監禁。至明年四月始鞠訊之。屢鞠訊而獄遂不成。慶應元年乙丑五月。遂論死。時年三十七。無子。以族人繼後。士民聞瑞山死。莫不悼惜。日詣其墓者以百數。香火不絕。瑞山風采舉止。自有足服人者。久阪元瑞一見委腹心。爲刎頸交。薩人

田中某見瑞山。退語人曰。我藩未見如此人物。唯大島流人大島三左衛門。可以比此人也。三左衛門謂西鄉隆盛也。瑞山有偶成詩曰。

花以清香愛人將仁義。榮幽囚何可恥。只有赤心明。

嗚呼瑞山性行。有類花發香氣。果君子儒也哉。其人主正義。至死不渝。殆非隆盛所及也。不亦偉乎。

坂本龍馬

坂本龍馬名直柔。高知藩士也。其先出自明智光俊。父曰長兵衛。生二子。龍馬其第二子也。爲人魁梧。跌

岩不羈。好讀書。嗜武技。嘗從藩士某學。泐。一日烈風
迅雨。著簑笠行。途遇某。某曰休矣。今日不可泐。龍馬
曰。入水沾濡。何問晴雨。解衣泐而歸。弱冠踏屐抵江
戶。入劍客千葉某門。會尊攘論起。與一二劍客同歷
游諸藩。迴抵浪華。聞藩主山內豐信爲大老。井伊氏
惡。見錮于國。與武市半平太等謀。欲叛國有所爲。上
船於天保山。是日天晴。萬里一碧。龍馬立船首。忽見
一點黑煙。截逆浪而至。熟視則英國軍艦。航兵庫者
也。奮迅如飛。快不可言。龍馬茫然如有失。旣而歎曰。
使我有此艦十數艘。則和戰之權皆在掌中。今在陸

而欲防環海之賊。徒疲乎奔命耳。從此用心于航海
術。旣叛土佐。兄權平憂其躁妄。不許復出國。聞島津
久光入京。而義徒募同志。藩士某等脫走。慷慨不能
自禁。僞稱往近里。發家。其姊心知其脫走。瞞之以名
刀一口。龍馬感泣拜受。佩之登京。至則義徒謀已敗
矣。乃又抵江戶。就幕府士勝安房學航海術。爲其門
客。先是藩士那須重民刺其參政吉田某。藩論一變。
專主尊王。慶應二年丙寅。幕府大舉討長。先是幕人
以長三宰伏罪班師。而再有此舉也。長人高杉晉作
大憤之。起兵討俗論黨。收防長兵權。專講戰守之策。

龍馬聞之。躍然曰：此可以說也。與同藩士中岡慎太郎等謀建薩長連衡之策。先詣薩邸。說小松大久保西鄉三氏曰：諸藩不服幕府。而海內瓜分。各國窺隙。將何以保我獨立乎？三子欣然。告藩主。釋長虜遣餽。先使龍馬說長。龍馬抵長。訪木戶孝允。孝允大喜。以埃薩使至。已而黑田清隆、大山巖等來。見長侯父子。長侯會諸臣議。晉作持不可。蓋謂藩士生依賴之心也。龍馬與孝允同往。緩頰說曰：貴藩首唱攘夷。而既與之和。猶拒薩藩。此乃親異類。殊俗而仇視同胞兄弟也。不亦左乎？晉作拊掌大笑曰：洵然洵然。吾復何

言。和遂成。毛利氏亦潛遣使於京師。薩邸交誼日密。而幕府未之知也。及有此舉。薩藩論其無名。幕府始知其爲所賣。憤甚。時龍馬潛匿伏見逆旅。其家號瀨戶屋。主婦登勢有俠氣。務保勤王諸士。家畜一女曰阿良。容姿絕美。京師儒人奈良原將監女。將監主勤王。憂憤死。託妻子于登勢。登勢告龍馬娶之。甚稱意。故龍馬往投也。日暮。遭幕兵百許人來圍。阿良走來告龍馬。手短銃。亂射斃數人。拔姊所贖刀。更斬數人。超隣屋遁。潛伏于河岸積材間。乘夜投京師。薩邸。薩人虞其罹厄。不使出邸。龍馬頗厭之。說小松西鄉等

日幕府大軍日進防長如累卵。余將募浮浪編海軍。以爲防長應援。小松等曰君之私援也。何妨。時阿良欲隨。因帶往鹿兒島。賃屋命守之。乃赴長州。時浮浪在長者。告晉作委海軍權於已。晉作喜諾之。龍馬友人近藤昶等購求軍艦。標薩旗章。繫赤馬關。長人將選將校。浮浪怒。欲焚馬關。而昶竊附長藩。龍馬至。晉作忤視。責其粗暴。龍馬亦難其食言。長藩遂出金謝浮浪。事得寢。龍馬責昶反覆。逼令自裁。代督其眾。眾情大服。昶士佐人。生于商家。有大志。受漢學于安積良齋。火技于高嶋秋帆。後從勝安房習航海術。與龍

馬俱結義。徒行在博多。會薩長有違言。欲調停之。反致罪。飯一身無由辨解。遂屠腹以明其心。可惜也已。六月幕軍海陸大進。龍馬授策。晉作乘曉霧馳汽艦自大嶋東繞突出敵艦中央。縱橫砲擊。敵將驚愕。失措。晉作疾馳抵豐前洋上陸。攻小倉。龍馬督海軍與幕四艦激戰連日。遂上陸擊小倉。小倉陷。龍馬雄名震于西海。先是土藩後藤象次郎奉命購軍艦于長崎。見龍馬論時事甚驩。說藩主使併督土藩諸艦。號曰海援隊。而中岡慎太郎亦團結浮浪爲長軍應援。至是以其所督聽本藩命。曰陸援隊。土藩兵勢日盛。

一夕駕汽艦放洋航神戶。過三原海峽。霧雨黯淡。衝突紀藩軍艦明光號。爲其下壓。毀機關沈沒。直躍入紀艦。麾眾徒紀艦。命水夫投舷燈于海。乃逼艦將責其不點燈。犯航海規。求贖金。弗聽。遂至長崎。訴諸鎮臺。鎮臺不敢判。因聲言將往焚掠和歌山城下。會土艦至自上海。架大砲向紀艦。以示將戰之狀。又報鎮臺。艦兵憤甚。藩士多脫籍者。恐激變。鎮臺大懼。令紀藩出贖金十餘萬兩。而薩長勢威震動海內。龍馬乃齎英銃二千。飯土佐獻藩主。且說以連謀二藩。是爲九月。時藩主容堂遣象次郎及福岡孝悌等建議復

皇政如古時。龍馬與慎太登京。遺書象次郎曰。將軍不可此議。則足下自刃於二條城。僕要刺將軍於參朝途次。先是長藩兵已進屯三田尻。及復古議起。薩長並卻兵。既而將軍慶喜上表奉還太政。會桑等元從諸藩不悅。逼二條關。白曰。遽廢將軍。何以製浮浪橫行乎。關白以爲然。小松帶刀聞之。往見關白曰。皇運中興。天下將歸一。而殿下在中持異議。何也。因陳才谷梅太激勵後藤象次郎之說。且曰。此輩憤怨。必萃于殿下。一身。臣爲殿下深危之。關白默然。顏色如土。是日遂允慶喜之請。才谷梅太者。龍馬變名也。一

日慎太以事訪龍馬於河原町逆旅。談論至深夜。有二客投刺請見。僕夫將命。二客尾而入。揮刀直斬之。尋斫龍馬。慎太刀連下。二人重傷垂歿。實十月十五日也。二客見之。莞爾拭刀。高唱義經曲而去。其聲達龍馬耳。龍馬呼慎太曰。幕府猶有猛夫如此者。未可悔也。後聞之。則新選隊長近藤勇及土方歲三云。慎太名道正。亦慷慨氣節士。盡力國事。斃而止。龍馬死時年三十三。慎太年三十。嗚呼龍馬規模之大。膽略之壯。而終死非命。可勝惜哉。是時余寓廷臣清水谷氏。與友人山東直砥同訪龍馬於河原町。陳北邊防

禦之急。龍馬聞之。憤見於面。不似幕人因循苟且。後見南摩綱紀于會津邸。飲酒談移晷。遇秋月胤永至。始得相識。聞其與綱紀談及龍馬爲人殺之事。憮然曰。誰爲之者。蓋余志主進取防邊。常咎幕府不徙淨浪於北邊防禦外寇。徒爲紛紛開鎖之說。而謂龍馬可與有爲。故惜之也。旣而悔其失言。歎其暗乎時事矣。

大村益次郎

雖有學問。不得生徒。則無以收眾望。雖有智識。不達事業。則無以奏實功。如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其能

收眾望奏實功者乎。益次郎初稱村田良安。周防國吉敷郡大村人。故後改姓大村。父名孝益。世以醫爲業。益次郎幼時頑鈍。不好學。專事惡戲。年十五抵江戶。遊諸家塾。怠惰廢業。紛爭不息。常爲塾師所逐。後游市井。與無賴漢伍。遂至博暴徒之名。一日有人懇諭士道。大誠之。益次郎聞之。翻然悔悟。勉學。就一醫于上野國。略通經史。解醫術。乃去歸鄉。其志在欲得良師。天保十一年庚子。年十七。往豐後。入廣瀨淡窓塾。修儒學。明年赴長崎。就荷蘭人傳習洋學。轉入大坂。就緒方洪菴修洋學及醫學。弘化末。皈國開醫業。

爲人素樸。不修邊幅。人皆陋之。無來請治者。乃獨語曰。予性不適媚。世間上醫醫國。予其爲上醫乎。拂袂復抵大坂。嘉永初。爲宇和島侯所聘。謂可以瘞他日伸驥足。因改名藏六。言猶龜之藏頭尾四肢于甲中也。自稱兵學者。教授洋學六年。病眼。辭宇和島抵江戶。住番町。開塾。教授洋學醫術。後應幕府聘。翻譯洋藉。有年。文久元年正月。奉藩命。皈國。慶應二年。幕府大舉擊長。三十餘藩兵自海陸進。而和歌山福山濱田等兵自石州入。藏六與井上聞多等率兵當之。藏六紀律嚴正。應變出奇。妙算如神。連戰連勝。驅逐敵

軍。遂占領濱田城。其在軍也。譯兵書授部下。且講且戰。又使人擔梯從行。登人家屋上。指麾軍所嚮云。明治元年戊辰二月。討幕之兵起。二月藏六在伏見營。編制軍隊。兼講兵書。營外有酒樓。絃歌如湧。生徒亦多登樓者。一夜開講。聞絲竹音。殊囂。顧諸生曰。彼何聲也。諸生曰。合奏三絃鼓笛也。藏六曰。否。不然。是金錢。逃散之聲也。諸生聞之愕然。無復登樓者矣。既而官軍自三道東下。西鄉隆盛與幕府士勝安房等協議。遂收江戶城。四月藏六抵江戶。會德川氏餘黨據東叡山。號曰彰義隊。勝安房山岡鐵太郎往諭之。不

聽。隆盛帥兵往攻半日。盡殄滅之。其部署方略。皆出於藏六。隆盛服其戰略。謂人曰。兵制有大村氏。余復何言。尋有脫走賊徒。據函館。勢頗猖獗。隆盛將率大軍而發。藏六止其行曰。賊降不出旬日也。隆盛不信。至則果如其言。後隆盛叛國。藏六在朝。專管兵政。建議曰。陸軍宜倣法國。海軍宜倣英國。並以聘良士。養士官。模造兵器為急。朝廷從之。細大就緒。二年七月。廢軍務官。置兵部省。藏六任兵部大輔。藏六母老在國。因欲歸省。請休暇三旬。見允。兼受巡視京坂之命。行投京師木屋坊逆旅。為暴徒所刺。入大坂病院。十

一月五日遂逝。享年四十有七。嗚呼。藏六幼而頑鈍。壯而能改。遂爲一世偉人。可敬也哉。人稱其用兵類程不識。極有節制。可以爲後人法。信矣。蓋自老世故。通人情得之。能計賊徒可平。而不能計身死賊手。悲夫。

岩倉公具視

明治中興之業。實藉祖宗在天之靈。天皇盛德。統御使然而至。誠奉公。率先天下。以翼贊之者。莫如岩倉三條二公也。岩倉公具視。幼稱周丸。權中納言堀川康親第二子。以文政八年乙酉九月十五日生於京

師。出爲參議。兼右近衛權中將。正三位。岩倉具慶義子。幼而英穎。通和漢學。兼習武技。夙憤皇室衰頹。嘗告具慶。見所司代訴之。不報。天保九年戊戌。年甫十四。敘從五位。加冠聽昇殿。弘化二年乙巳。進正五位。嘉永七年甲寅。任侍從。是歲改元安政。美人來請互市。幕府不候聖旨而允之。公憤甚。二年十月。天皇欲書御製歌。命左右徵筆紙。不得一葉色紙。公乘夜訪所司代某。讓其無狀。某獻私財以補之。四年幕府使大學頭林健上美人書。請勅許。公與公卿八十四人謀。連署陳其不可。勅與諸侯妥議具奏。而上下紛議。

卷下
三
囂囂不決。萬延元年庚申。將軍家茂請皇妹和宮內親王。隆降。公贊之。告關白九條尙忠。奏而可之。公敘正四位。拜右近衛權少將。奉和宮抵江戶。公謂幕府主開港。出不得已。唯其不告。乃爲僭越。因勸權臣協和朝幕。然後復命。志士皆咎公爲無特操。公毅然以佗日證之。而幕府舉措。無與前日異。公聲望頓落。朝廷諭忠尙及公等停職。特命公閉居其采邑岩倉莊。公祝髮曰。友山無復志士過訪者。唯木戶孝允知公衷情。潛來問候。西卿隆盛大久。保利通坂本龍馬等。亦尋至。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公早起盥漱。望廢垣下。

有一物。熟視則千種。氏臣賀川肇之腕也。有書結之。云。彥根藩士長野主膳。與九條關白臣島田正臣。謀沮抑朝議。主膳已伏誅。而肇猶不懲。仍爲幕府謀。故誅之。蓋風公也。公從容瘞諸庭隅。乃入室。當時激徒所爲。率多此類。慶應三年正月。今上卽位。發先帝喪大赦。三月。公入洛。與中山三條中御門三卿同奏。復古議。傳內旨于諸藩。與土佐藩士等謀。使其主說幕府。奉還太政。十二月八日。公與中山正親町三條德大寺諸卿。召薩土諸藩士於朝。颺言曰。自今朝廷斷行太政耳。論難至晚。議遂決。是日勅復三條實美以

下五卿官爵。次日傳敕天下。大小政令。悉自朝廷發之。廢攝政關白。征夷將軍等官。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公任參與。四年德川慶喜東走。改元明治。公進副總裁。時各國公使將期日朝參。以祝復古。諸藩士爲親兵者。聞之大忿憤。陳其違先帝勅旨。且曰。大非志士報國之素志。紛議洶洶。將逞暴舉。公從容不動。召隊長等細說內外事情。懇諭交際之誼。使歸營說諭兵士。積年鎖國之論。一朝變爲開港。遂得舉國皈依無事。二月參與大久保利通奏請遷都大坂。公大贊其議。乃曰。未若江戶也。上嘉納焉。十月鳳輦行幸江戶。

改江戶曰東京。二年公進大納言。賞祿五千石。敕曰。國家柱石。四年七月遷外務卿。十月進右大臣。兼特命全權大使。使歐米各國而皈。六年征韓之議起。大政大臣三條實美與諸卿議。議幾決。先是公侍先公病不朝。病少間。實美告病。公乃出。大非征韓。參議西鄉隆盛。江藤新平等論駁甚力。公從容曰。前日大臣有失錯。而今日大臣攝理。以歸非決。何妨之有。參議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皆贊其議。公察其難決。曰。明日參內奏請。從上所擇。隆盛等見其言不行。怏怏不樂。次日上表辭職還國。而世多不服公者。七年一

月十七日夜。公自赤坂離宮退。取途喰違。有賊要馬車。斬公。公負傷。躍入濠。洄而遁。詣皇居療瘡。上賜馬車。護送私邸。公語家人曰。余若不航海外。則今旣死矣。幸獲與水夫伍。輕捷四體。故能免耳。後捕賊則土佐藩九人也。處殊死。四月征臺之役。公復主和平止之。終不及矣。八年韓人擊我雲揚艦。眾再唱征韓。公與左大臣島津久光論事。久光怒而罷。乃遣參議黑田清隆於漢城。約開港。定通商條規。九年敘從一位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十五年敘大勳位。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公病薨。年五十九。先是車駕親臨存問者。

二次。皇后亦下顧焉。至是上發哀輟朝三日。停死刑二十三日。勅贈太政大臣。二十五日葬于南品川海晏寺。公有至性。幽岩倉日。不能面父。日向其館而拜。父欲觀海晏寺楓樹。未果而薨。因贖寺中地葬焉。至是又葬公於其側。云。嗚呼。公真國家柱石也哉。維新之際。人物濟濟盈朝。未有德量過公者也。當時余官開拓。盛陳柯太防禦之急。屢伺候公邸。公嘗會僚屬設餐協商。余主抗義不屈。甘心爲虜。儻與公見符。余欲徙漁父等。聘英美人以墾拓其地。且開一港以爲互市場。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種種論建。公與三

條公聞之。至於汗流被顙。余服其憂國之深。既辭官後。往謁陳所見。會參議某來。公召家令使辭曰。岡本未談邊事。子且待之。談畢。謂余曰。政府意見。不必悉與開拓使同。子其勿屈。余感喜而退。盡心經畫。或著書諷世。至七年遊清國而止。則聞柯太既落俄人之手矣。豈公說不行而然也耶。顧乃爲激徒所刺。其果何故。得無觀泰西文物之美。而有陋我者乎。前原江藤西鄉之亂。必有所由來者。而大久保利通亦死於非命。不知天之使然邪。非邪。是時世人多尤公者。而不及三條公也。豈非以公自任之重且大。於一身無

所回顧乎。余亦往候。不得見而去矣。

三條公實美

三條公實美。號梨堂。故從一位右大臣。三條公實萬之四男也。母山内氏。天保八年丁酉二月四日。生于京都。生而穎異。温恭。絕無貴介驕蹇之態。嘉永二年己酉。年十三。叙從五位下。安政六年己未十月六日。父實萬公薨。實萬公志存報國。仕先帝。盡輔弼之道。論幕府違敕。一世仰其風采。而爲幕吏凌蔑。落飾以至捐館。公感憤激勵。誓欲繼遺圖。文久二年壬戌。累遷補左近衛中將。九月叙從三位。任權中納言。時幕

府失政。內外多故。物情騷然。公與朝野志士戮力。首唱大義。十一月奉敕。與姊小路公知俱赴江戶。督幕府。釐革政令。明年三月。將軍德川家茂上洛。議決攘夷。公虞外夷憑陵。闕下紛囀。緝合志士。編制親兵。爲之都督。拮据經營。舉世信其有爲。而幕吏猜疑。排斥勤王諸卿。於是朝議俄變。停公等參朝。是爲三年八月十八日。是夜公至大佛。僞裝微者而逃。達妙法院。親兵及長藩士多欲從行者。諭之使悉去。遂孤行。乘舟至長門。乃作書頌告四方。使志士來會於長州。居數月。長藩有俗論黨。專主開港佐幕。驅逐尊攘之士。

公亦爲其所迫。遁至筑前。俗論黨稱幕命。使近國五藩監護之。公在幽囚。無聊之間。常扼腕慷慨弗置。每經一蹉跌。益堅其志。先是長藩老臣國司信濃益田右衛門等。率兵至山崎。伏見上書。欲復公等官爵。使長侯父子入京。朝廷不允。遂起輦下之變。幕府遣小監察小林某于九州。護送公等于江戶。勢甚急。薩藩固執不可。意在保公等。會有飛報。幕軍大爲長人擊破。小林等狼狽走還。遂得免乎禍。公幽囚凡可五星霜。而其志未嘗有一日忘天下也。或勸納侍女。公大聲叱曰。余豈溺女色者哉。其志行蓋如此。是歲家茂

薨。慶喜代嗣。佐幕之徒頓潛跡。薩人小松帶刀士人。後藤象次郎勸慶喜奉還太政。慶應三年十二月。朝廷遂赦公等歸京。二十七日拜議定職。明治元年正月任副總裁。兼外國事務。先是有伏見鳥羽之戰。至是乃有親征之舉。公拜關東大監察使。扈龍駕赴江戶。鎮撫東北。尋有遷都之詔。乃止。監察使。兼任關八州鎮將。二年五月。敕賞功臣。賜永世祿五千石。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任太政大臣。兼神祇伯宣教長官。五年。天皇巡狩西國。公留守攝萬機。六年。征韓之論起。廟議鼎沸。公病在床。車馬親臨諮詢。是歲公謝其失。

職。請骸骨不允。公感激誓益剖心碎首。九年十一月。敘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十一年三月。兼任賞勳局總裁。十五年四月。敘大勳位。五月二十七日。任皇居造營總裁。十七年七月。賞元勳。授公爵。十八年冬。朝廷廢太政大臣。置總理大臣。頒責任內閣之制。公讓總理于伊藤博文。任內大臣。二十一年。設樞密院。公列顧問官。二十三年。開帝國議會。大陳所見。公卓上不列參考一書。聞者莫不歎賞。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病薨。享年五十有五。天皇聞疾革。遽臨其第。深慰藉之。特旨敘正一位。勅曰。朕踐祚初幼。冲一賴卿輔。

弼。卿躬膺重任。將順匡救。誼同師父。彈竭匪懈。終始不渝。洵是中興元勳。實爲臣民龜鑑。嗚呼。公之爲國家砥柱。固勿論已。奉職十餘年。曾無世人議其擅威福。營私利者。求諸古君子仁人之流。亦豈易輒得乎哉。安政中。余寓廷臣清水谷氏。奉中將公正卿書。屢使實萬公許。知其憂國之深。見其落飾。竊爲國家慨。明治二年。見公于東京私邸。大陳邊防之急。再三辭罷後。時修謁候起居。亦不敢有所干請。然時聞公語。予於大臣諸公。如憐余狂愚者也。感何已。老友高島吞象嘗謂予曰。世人呼三條公必曰公。未有單呼

三條者也。岩倉公次之。其餘齊稱姓而已。未有一人呼公者也。則知公道德之高。爲維新以來第一流人物也。信矣。

卷下
三

此處有模糊的印刷文字，但內容難以辨認。

跋

吾日本德川幕政之季年。諸志士慨然誓復王政。是以有覆幕之爭。又東亞之與歐美。情誼未若今日之達。是以有鎖國之爭。既爭矣。及至國是大定。直枉大彰。而已軋轢殘殺。流血奚翅千百。嗚呼。其可幸亦可哀矣。以是念我友邦支那。元首正位在上。賢名聞於四鄰。四鄰聘約又久。外事不調可知。故不欲新其國。則已。欲新其國。視吾日本當易易。而反未能更始。若日本者。豈國體之未一。抑人智之未闢耶。韋庵翁既有西學探源鐵鞭等書之刻。開導社又刻其是書。而

賢道復將續刻開導社他書。凡欲廣闢支那人智。使
今茲而更始。不必爲日本曩昔之難。此則韋庵翁之
心。而亦賢道之心也。

大日本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伊藤賢道識於西湖蓮
華巖寓齋

此書以自餘圖之。年。則。年。矣。又。圖。是。主。宜。宜。宜。
以。自。圖。之。年。又。東。亞。之。與。圖。美。計。論。未。答。今。日。之
吾。日。本。論。川。幕。如。之。年。爭。前。志。士。雖。於。管。野。王。類。且
如。



